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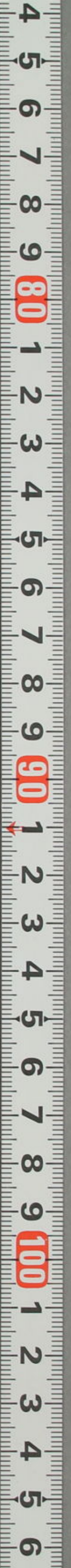


Handwritten markings in the top left corner, possibly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number.

Handwritten markings in the middle left area, possibly a title or author's name.

Small rectangular label with the number 1606 and a red stamp.

早稲田大學附屬	
圖書館	
寄第一	
經書	
第 318 號	
第 1 卷	
此書不外館許帶出	



明  
1605  
卷  
1-13

十七史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  
卷之十二郭象字子  
玄少有才理好老莊  
能清言王衍每云聽象  
語如懸河瀉水往而不  
竭東海王越引為文傳  
主簿甚見親委遂任  
職當權重灼內外由  
是莫不論去之永嘉  
病卒先是注莊子者  
十家莫能究其旨統  
秀於伯注外而為解義  
妙絕奇致大暢玄風惟  
秋水至樂一篇未竟而  
秀卒家為人行薄以秀  
義不得于世遂竊以  
為己注反自注秋水  
至樂二篇又易馬蹄  
一篇其餘眾篇或點  
定文句而已其後秀  
義別本出故今有向  
郭二莊其義一也

南華真經序

河南郭象字子玄撰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任言言雖無會  
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  
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  
可謂知無心者也夫心無為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  
唯謹介故與化為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對獨遊而遊  
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絀而為百家之冠也然莊生  
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



南華真經疏序  
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  
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  
遺放而不教故曰不知義之所適倡狂妄行而蹈其太  
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茫至人極乎無親  
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乎己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  
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深流長  
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真適乎民願  
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知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

宜

書超然自以為己當經崑崙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矣  
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益流彷彿  
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志形自得之懷况探其遠情而  
玩末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南華真經疏序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撰

夫莊子者所以申道德之深根述重玄之妙旨暢無  
為之恬淡明獨化之宵冥鉗捷九流括囊百氏諒區中  
之至教實象外之微言者也其人姓莊名周字休國睢

陽蒙縣師長葉公子受號南華仙人當戰國之降襄周  
之末歎蒼生之業薄傷道德之陵夷乃慷慨發憤爰著  
斯論其言大而博其旨深而遠非下士之所聞豈淺識  
之能究所言子者是有德之嘉號也古人稱師曰子亦  
曰子是書名非但三篇之物名亦是百家之通題所言  
內篇者內以待外立名篇以編簡為義古者殺青為簡  
以韋為編編簡成篇猶今連紙成卷也故元愷云大事  
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內則談於理本外則語其事

迹事雖彰著非理不通理既幽微非事莫顯欲先明妙  
理故前標內篇內篇理深故每於文外別立篇目郭象  
仍於題下即注解之逍遙齊物之類是也自外篇以去  
則取篇首二字為其題目駢拇馬蹄之類是也所言逍  
遙者古今解釋不同今汎舉絃綱略為三釋所言三者  
第一顧桐栢云逍者銷也遙者遠也銷有為累遠見無  
為理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遊  
第二支道林云物物而不物於物故逍然不我待玄感

不疾而速故遙然靡所不為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遊

第三王穆夜云逍遙者蓋是放任自得之名也至德內充無時不適忘懷應物何往不通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遊

內篇明於理本外篇語其事迹雜篇雜明於理事內篇雖明理本不無事迹外篇雖明事迹甚有效理但立教分篇據多論耳所以逍遙建初者言達道之上智德明

敏所造皆適遇物逍遙故以逍遙命物夫無待聖人照機若鏡既明權實之二智故能大齊於萬物故以齊物次之既指馬天地混同庶物心靈凝澹可以攝衛養生故以養生主次之既善惡兩忘境智俱妙隨變任化可以處涉人間故以人間世次之內德圓滿故能支離其德外以接物既而隨物昇降內外冥契故以德充符次之止水留鑑接物無心忘德忘形契外會內之極可以近成庶品故以太宗師次之古之真聖知天知人與造

化回功即寂即應既而驅馭群品故以應帝王次之駢  
栴以下皆以篇首二字為題既無別義今不復次篇也  
而自古高士晉漢逸人皆莫不耽翫為之義訓雖注述  
無可間然並有美辭咸能索隱玄英不揆庸昧少而習  
焉研精置慮三十年矣依子玄所注二十二篇輒為疏  
解摠二十二卷雖復詞情疎拙亦頗有心跡指歸不敢貽  
厥後人聊自記其遺忘耳

莊子宋人也名周字子

沐生睢陽蒙縣

莊子者戰國始又魏周

之末人也宋國睢陽

蒙縣之英產也自列

子后輩與孟子同時

之人也長來公子師

學古之道術無待聖

人也

內篇七卷外篇十五卷

雜篇十一卷合卅三卷

也內明理外明事雜

事理其明白也

真說文真仙也莊真

人又直仙人。真人又

一仙也

道八消也

遙遠也行也存澄

南華真經注疏解經注疏解經第一

莊子內篇逍遙遊第一

郭象注

夫大小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莫統  
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也

河南郭象字子玄撰

注皇仙命吾疏序云晉黃門  
郎穎川郭象字子玄

唐西華法師

玄英疏

道理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鯨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疏

冥猶海也

取其溟漠無涯故為之冥東方朔十洲記云溟海無風  
而洪波百丈巨海之內有此大魚欲明物性自然故標  
為章首玄中記云東方有大魚焉行者一日過魚頭七  
日過魚尾產三日碧海為之變紅故知大物生於大處

寄言於鵬取變化之理也

達觀念法之人也

昨日我非今日我

弘旨垂子旨

崔云垂猶其知而變也司馬彪云若雲垂無旁

豈獨此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鯤之實五所未詳也夫

冥而已莊子之大意在乎逍遙遊

放無為而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

士宜要其會故而遺其所寄不足事事曲與生說自不

害其弘旨皆夫四序風馳三光雷卷是以負山岳而

可更受之耳捨故揚舟壑以趨新故化魚為鳥欲明

變化之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

大理也魚論其大以表頭尾難知鳥言其背亦示脩短

之雲疏巨測故下文云未有知其脩者也鼓怒翅翼奮

迅毛衣既欲搏風方將擊水遂乃斷絕雲氣背負青天

騫翥翔翔凌摩垂陰布影若天涯之降行雲也

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地也非冥海不

身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此豈好奇哉直以太物必

自生於太處大處亦必自生此大物小物必自生於小

處小處亦必生彼小物理固自然疏運轉也是指行也

不患其失又何措心於其間哉即此鵬鳥其形重

大若不海中運轉無以自致高岸皆不得不然非樂然

形既遷革情亦隨變昔日為魚涵泳北海今時作鳥騰

奮南冥雖復昇沈性殊逍遙一也亦猶死生聚散所遇

斯適千變萬化未始非吾所以化魚為鳥自北徂南者

鳥是凌虛之物南即啓明之方魚乃滯溺之虫北方幽

冥之地欲表向明皆闇捨滯求進故舉南北鳥魚以示

為道之遙耳而大海共川原夫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

造化非人所作故曰天池也

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

萬里夫翼大則難舉故搏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足自

勝耳既有斯翼豈得決然而起數仞而下哉此皆

不得不然也去以六月息者也夫大鳥一去半歲至天地

自是莊子外諸諸語示我馬言也

踰行類也

野馬以生物之息  
舉是眼前之夏也如此  
鵬生拍之息被舉也

遐途近也二字鵬鷖  
懸見也  
遐一鵬近不心蠅遠不  
也

拔而止此比所能則有疏姓齊名諧人姓名也亦言書  
間矣其於適性一也名也齊國有此俳諧之書也

誌記也擊打也搏鬪也扶搖旋風也齊諧所著之書多  
記怪異之事莊子引以為證明已所說不虛大鵬既將  
適南冥不可決然而起所以舉擊兩翅動蕩三千踰踰  
而行方能離水然後纒矣宛轉鼓怒徘徊風氣相扶搖  
連而上塗經九萬時隔半年從容志野馬也塵埃也生

物之以息相吹者也

此皆鵬之所憑以飛外曰郊外  
者耳野馬者遊氣也疏外曰郊外

外曰牧牧外曰野此言青春之時陽氣發動遙望數澤  
之中猶如奔馬故謂之野馬也揚玉曰塵塵之細者曰  
埃天地之間生物氣息更相吹動以舉於鵬者也夫四  
生雜沓萬物參差形性不同資待宜異故鵬鼓垂天之  
翼託風氣以逍遙蠅張宋起之翅捨榆枋而自得斯皆  
學性而連稟之造化非有情於遐途豈惜意於矜驕也

斯趣者於何  
而語夸企乎

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

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今觀天之蒼蒼竟未知便是

極耶鵬之自上以觀地亦若人之自此觀天則止而  
圖南矣言鵬不知道里遠近輒足以自勝而逝之  
仰視圖穹甚為迢迢碧空高遠里數無窮蒼蒼若昧豈  
天正色然鵬處中天人居下地而鵬之俯視不異人之  
仰觀人既不辨天之正色鵬亦詎知地之遠近且夫水  
自勝取足適至南冥鵬之圖度止在於是矣

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

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此皆明鵬之所

故耳夫質小者所資不待大則質大者所用不得小矣  
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受其齊一也若乃失乎



志生之主而營生於至當之外事不任力動不稱情則雖垂夫之翼不能無穿决起之飛不能無困在

且者假借是聊畧之辭夫者開發是語之端緒積聚也厚深也杯小器也坳汚陷也謂堂庭坳陷之地也

芥中也膠黏也此起辭也夫龔覆一杯之水坳汚堂地之間將草葉為舟則浮沉靡滯若还用杯為舟理必不可傾者水淺舟大則黏地不行故也是以太舟必須深

水小芥不待洪流若其大小得宜則物皆逍遙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

下兵疏 此合喻也夫水不深厚則太舟不可載浮凡不

枋之上太鵬九萬 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太

飄風鼓扇其下也 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太

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 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好

通故耳此太 培重也夭折也闕塞也初類技搖故能

鵬之逍遙也 疏 昇翥重積風吹然後飛行既而上負青

天下垂風脊一凌霄漢六月方止網羅不逮畢戈無侵

折塞之禍於何而至良由資復合宜自致得所逍遙南

海不亦 胡與鷲鳩笑之曰我决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

宜乎 胡與鷲鳩笑之曰我决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

至而控於地而已矣爰以之九萬里南為 苟足於其性

以自貴於小鳥小鳥無羨於天地而榮 則雖大鵬無

頭有餘與故小大雖殊逍遙一也 疏 胡蟬也生七月

一各蛸螻鷺鳩鷓鴣也即今之斑鳩是也夫卒疾之貌

搶集也亦突也枋棟木也控投也引也穿也奚何也之

適也蜩鳩聞鵬鳥之宏大資風水以高飛故喻彼形大

而勉勞欣我質小而逆豫且騰躍不過數仞突榆檀而

栖集時困不到前林投地息而更起逍遙適性樂在其

中何須時經六月途遙九萬跋涉辛苦南適胡為以小笑

畢戈之罔也克罔也

行日跋水行日涉

大夸企自息不道適莽蒼者三食而反腹猶果然適百

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所適旅遠則聚糧亦多故其翼旅大則積

氣旅疏適性也莽蒼郊野之色遙望之不甚分明也果

厚也然飽貌也往於郊野來去三食路既非遙腹猶

充飽百里之行路程稍遠春播糧食為一宿之備適於

千里之塗路既迢遙聚積三月之糧方充往來之食故

郭注云所適旅遠則聚糧亦多之二蟲又何知二蟲謂

故其翼旅大則積氣旅厚者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也

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也夫趣之所以異豈知異而異

哉皆不知所以然而自然耳自然耳不為也此逍遙之

大意郭注云二虫鵬蜩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也

也且夫鵬搏風九萬小鳥决起榆枋雖復遠近不

同適性均也咸不知道理之遠近各取足而自勝天杭

自張不知所以既無意於高卑豈有情於優劣逍遙之

致其在茲乎而呼鵬為虫大戴禮云東方鱗蟲三百有

六十心童為其長南方羽蟲三百六十鳳凰為其長西

方毛蟲三百六十麒麟為其長北方甲虫三百六十靈

龜為其長中央裸虫三百六十聖人為其長通而為語

故名鵬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物各有性性各

豈有政尚之所及哉自此已下至于列子歷舉年知之

大小名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顧者也然後統以無從

之人遺彼忘我冥此群異異方同得而我無功名是故

統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有乎小大則雖大鵬之與

有鷄宰官之與鯨風同為累物耳齊死生者無死無生

者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

均於短折耳故遊於無小無大者無穿者也冥乎不死

不生者無穿者也若夫逍遙而繫於有方則雖放之使

遊而有所穿矣疏夫物受氣不同稟分各異智則有明

何知不知道理遠近無心也  
均異趣鵬之方里蟻數  
尺適性事一也

大戴禮云戴聖曰次  
君去者初札記筆削  
其斤孔六候也

亦龍應性也又亦有大有  
自會自有鱗且心童有  
翼曰鼓童有角曰虬  
童一卒齡二

未能無待也  
疏有暗年則或短或長故舉朝菌冥靈

立亦年大年即如是兩  
忘則彭祖與大椿短折  
也

宰官榮子皆如年智豈企尚之能及奚以知其然也疏

哉故知物性不同不可強相希効也奚何也然如此也此何以知年智不相及朝菌不知晦

若此也懸解耶假設其問以生後答也朝菌不知晦

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疏此答前問也朝菌者謂

熱蒸而生陰濕則生見日便死亦謂之太芝生於朝而

死於暮故曰朝菌日終謂之晦日且謂之朔假令逢陰

數日便委終不涉三旬故不知晦朔也蟪蛄復蟬也生

於麥根亦謂之麥節復生秋死故不知春秋也菌則朝

生暮死蟬即復長秋短斯言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

齡命短促故謂之小年也

歲為春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

以八千歲為秋疏冥靈大椿並木名也以葉生為春以

葉落為秋冥靈生於楚之南以二千

歲為一年也而言上古者伏羲時也大椿之木長於上

古以三萬二千歲為一季也冥靈五百歲而花生大椿

八千歲而落葉並以春而彭祖乃今以又特聞衆人匹

秋賒末故謂之大年也

之不亦悲乎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懸也比於衆人之

性各有極也苟知其極則毫分不可相踰天下又向所

悲乎哉夫物未嘗以大欲小而必以小欲大故舉小大

之殊各有定分非羨欲所及則羨欲之累可以絕矣夫

悲生於累累絕則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

疏 彭祖者姓籙名鏗帝顓頊之玄孫也善養生能調晷

進雉羹於堯堯封於彭城其道可祖故謂之彭祖歷

復經殷至周年八百歲矣時獨也以其年長壽所以世

獨聞於世而世人比之彭祖深可悲傷而不悲者為彭

祖稟性遐壽非我氣類置之言外不敢嗟傷故知生之

有涯豈唯彭祖去已一毫不可企及於是均椿菌混彭

莊子內篇逍遙遊

五

上湯中十會短也  
記新注曰自十六至十九  
日正殤自二十至二十五日  
中一自八歲至十一日  
下  
豐下面之四角也死上  
言者之穴也三允三震  
三商  
其臺獄室也

云自是至在之棘也

殤各止其分湯之問棘也是已  
而性命安矣極任之則條暢故莊子  
以所問湯是帝營之後契之苗裔姓子名履字天乙  
為是也母氏扶都見百氣貫月感而生湯豐下光上  
身長九尺仕復為諸侯有聖德諸侯服之遭桀無道囚  
於夏臺後得免乃與諸侯同盟於景亳之地會桀於昆  
吾之墟大戰於鳴條之野桀放奔南巢湯既克桀讓天  
下於務光務光不受湯即位乃都於亳後改為商殷開  
基之主也棘者湯時賢人亦云湯之博士列子謂之復  
蕞草棘也類蓋字之誤也而棘既是賢人湯師夏之故  
湯問於棘詢其至道云物性不同各有素分循而直往  
因而任之殷湯請益深有玄趣莊子許其問故云是已  
所所  
也 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  
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鯨脩長也地以中為毛髮北  
方寒反之地中木不生故

齊知二

毛句云鄭重煩煩也

名寶髮所謂不毛之地鯨魚廣濶數千未有知其長者  
明其大也然溟海鯨鰲前文已出如今重頭者正言前  
引齊諧足為典實今牽列子再證  
非虛鄭重殷勤以成其義者也 有鳥焉其名為鵬背

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

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鵬背宏巨狀若萬葉旋風曲  
戾猶如羊角既而表摩蒼昊

是也 且適南冥也世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

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

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各以得性為至自盡為極也  
向言一由殊翼故所至不同

知德行

衆人衆也黑也  
元本也善也首也漢文紀  
元七之民師百巨元々  
善德也

或翱翔天池或畢志榆枋直各稱體而足不知所以然也今言小大之舟各有自然之素分既非鼓慕之所及亦各安其天性不悲且將也亦語助也任小澤也鷓所以異故再出之疏雀也八尺曰鷓而鷓雀小鳥縱任任澤之中騰舉踴躍自得蓬蒿之內故能啞九萬之遠適欣數仞之近飛斯蓋辨小大之性殊論谷足不十一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規也亦若此矣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疏故是仍前之詞國是五等之那那是一萬二千五百家也自有智數功效堪莊一官自有各行着聞比周那黨自有道德弘轉可使南面徵成邦國安育黎元此三者稟分不同優劣斯異其於各足未始不齊規已所也亦猶鳥之自得於一而宋榮子猶然笑之未能齊疏子者有德之稱姓故有笑宋氏宋人也猶然

未有未極自然之理也

及照小乘之趣因乘  
二向自己之心也  
亦不能舉世言之云也  
復適此定內外之分去

如是榮子雖能忘有未能遺無故笑幸官之後滯於爵祿虛談之人猶懷嗤笑見知是所以不齊前既以不笑大示大者不夸夸今則以大笑小小者不企而性命不安者理未之聞也且舉世而與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審自得也疏舉皆也勸勵勉也沮惡表也榮子寧性懷道整然超俗假今世皆譽讚亦不增其勸獎寧士非毀亦不加其沮表審自得也定乎內外之分內我而外物疏榮子知內既非我亦非物內外又遺物我兩忘故於內外之分定而不惑也辨乎榮辱之境榮辱而疏志勸沮於非譽混貫通於榮辱故能反照明乎心知也玄監辨於物境不復內斯已矣亦不能疏斯此也已止我而外物榮已而辱人也斯已矣復過此疏也宋榮智德止盡於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足於身故疏數數猶汲斯也汲也宋榮

能無不可孔子曰無可不可

御四  
「有得」

子寧性虛談任理直前未嘗運智推求雖然猶有未樹

也能無自是耳未疏樹立也宋子捨有證無溺在偏滯

尚虧也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疏姓列名御

與鄭穆公同時師於壘丘子林著書八卷得旬有五日

而後反行不能以一時而周也疏旬十日也既得風仙

五日迴及敗家未能無所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自然

行耳非數數疏致得也彼列御寇得於風仙之福者蓋

然求之也由志談無心虛懷任運非閑域情取捨

忘心八前境東指也

乘八是無待上指云

者也非風則不得行斯必有待疏乘風輕舉雖免步行

自宰官已下及宋米御寇歷舉智德優劣不同既未洞

志咸取有待唯當順萬物之性遊變化之塗而能無所

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天地者萬物之惣名也天

以自然為正自然者不為而自然也故大鵬之能高存

能非為之所能也不為而自能所以為正也故乘天地

之塗也如斯以往則何往而有資哉所遇斯乘又將惡

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道遙也苟有待

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以無風而行故必得其所

待然後道遙耳而况大鵬乎夫唯與物冥而猶未愛者

王逆法稜梓云陵陽子  
期經言春食朝西段  
者日辨出時黃氣也  
復食正陽者南方星氣  
也秋食論陰一者日沒  
已後赤黃冬食沉產氣  
者北方夜半氣也

自天松葉網之ヲモ不  
非苦蕉之廣ヲモ不毒  
仕自然也

為能無待而常通豈自通而已哉又順有行者  
使不失其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故有  
待無待吾所不能齊也至於各安其性天機自  
張受而不知則吾所不能殊也夫無待猶不足以殊  
有待况有待者  
**疏** 天地者萬物之總名萬物者自然之  
之巨細半  
別稱六氣者之隨云乎且朝霞日午  
正陽日入飛泉夜半沆瀣并天地二氣為六氣也杜預  
云六氣者陰陽風雨晦明也又與道林云六氣天地四  
時也辨者變也惡乎猶於何也言無待聖人虛懷体道  
故能乘兩儀之正理順萬物之自然御六氣以逍遙混  
群靈以變化苟無物而不順亦何往而不  
通哉明徹於無窮將於何而有待者也  
**啓曰至人無**  
**已** 無已故順物  
順物而至矣  
**神人無功** 夫物未嘗有謝生於自然者  
而必欣賴於針石故理必至  
則迹滅矣今順而不助  
**聖人無名** 聖人者物得性之名  
與至理為一故無功  
耳未足以名其所以

吳越至道也

且物也

得**疏** 至言其体神言其用聖言其名故就体語至就名  
也**疏** 語神就名語聖其實一也諸於靈極故謂之至陰  
陽不測故謂之神正名百物故謂之聖也一人之上具  
有此三欲顯功用名殊故有三人之別此三人者則是  
前文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舟人也欲結  
此人無待之德彰其体用乃言故曰耳  
**堯讓天下於**  
**許由** 堯者帝嘗之子姓伊祈字放勳母慶都感赤龍  
而生身長一丈一尺一寸而豐下眉有八米足履翼  
星有聖德年十五封唐侯二十一年代兄登帝位都平陽  
号曰陶唐在位七十二年乃授舜年百二十八歲崩葬  
於陽城謚曰堯依謚法翼善傳聖曰堯言其有傳堯之  
功也許由隱者也姓許名由字仲武潁川陽城人也隱  
於箕山師於齧鉄依山而食就河而飲堯知其賢讓以  
帝位許由聞之乃臨河洗耳巢父飲犢牽而避之曰惡  
吾水也死後堯封其墓謚  
**曰箕公即堯之師也**  
**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

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

乎疏也且以日月照燭詎假炬火之光時雨滂沱無勞浸灌

之澤堯既推謙射讓退已進入也夫字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

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治正也尸主也致與也堯既師於

子字內必致太平而我猶為物主自許由故謂之為夫子若仲武立為天

也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能令萬事理不理萬

事者也故堯以不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許由左

明既治則無師代之而治實由堯故有子治之言且忘

言以尋其所况而感者遂云治之而治者堯也不治而

得以治者許由也斯失之遠矣夫治之由乎不治為之

出乎無為也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乎

我道五  
不及  
死為之道一

以取學子者死柄之  
介九益也

山林之中而後得稱無為者此莊老之談所以見弄疏

於當塗當塗者自必於有為之域而不反者斯之由疏

治謂理也既盡也言堯治天下又以昇平四海八荒盡

皆清謐何勞讓讓我適為薛費然觀莊文貶堯而廢許由

弄郭注乃勞許由優堯者則何耶欲明放勛大聖仲武

太賢賢聖二塗相去遠矣故堯負宸分陽而喪天下許

由不更其俗而獨立高山圓照偏溺斷可知矣是以莊

子後禮讓之迹故有燭火之談郭注察無待之心更致

不治之說可謂揅微索隱了文  
合義宜尋其旨無所稍嫌也  
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  
夫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  
與物無對故堯無對於天  
下而許由與稷契為四矣何以言其然耶夫與物冥者  
故群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玄應唯感之從汎乎  
若不繫之舟東西之非已也故無行而不與百姓共者  
亦無往而不為天下之君矣以此為君若天之自高實

正



君之德也若獨兀然立乎高山之頂非夫人有情於自  
守守丁家之偏尚何得專此故俗中之丁物而為堯之  
外臣耳若以列臣代乎內主斯有為君之名而無任君  
之實疏許由偃蹇箕山道遙潁水臙腺米利狀穢邑名  
也疏而堯殷勤致請猶希代已許由若高九五將為  
萬乘之名然實以生名從實起實則是內是主名便是  
外是賓搶主取實喪內未外既非隱者所尚故云吾將  
為賓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也性

有極苟足其極則疏鷦鷯巧婦鳥也一名工雀一名女  
餘天下之財也疏匠亦名機虫好深處而巧為巢也  
偃鼠形大小如乎赤黑色獐脚脚有三甲耳似象耳尾  
端自好入河飲水而鳥巢一枝之外不假茂林獸飲滿  
腹之餘無勞浩沔况許由安茲蓬華不顧金園樂彼蔬  
食語勞歸休乎君等無所用天下為均之無用而堯獨  
王食也疏有之明矣懷疏

無方故天下疏予我也許由寡欲清廉不受堯讓故謂  
樂推而不厭疏堯云君宜速不黃屋飯返紫微禪讓之  
辭宜其休息四海之尊於我疏庖人雖不治庖戶祝不越

樽俎而代之矣疏庖人戶祝各安其所司鳥獸萬物各足  
於所受帝堯許由各靜其所遇此乃天

下之至實各得其實又何所為哉自得疏庖人謂掌庖厨  
而已矣故堯許之地雖異其於道遙也疏之人則今之  
太官供膳是也戶者太廟中神主也祝者則今太常太  
祝是也執祭板對戶而祝之故謂之戶祝也樽酒器也  
俎肉器也而庖人戶祝者各有司存假令膳夫懈怠不  
肯治庖戶祝之人縱不越為疏盪職疏於樽俎而代之宰  
烹亦猶帝堯禪讓不浴天下許由亦不去彼山林  
就茲帝位故注云帝堯許由各靜於所遇也疏肩吾

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疏肩吾連叔並  
古之懷道人

前論堯許優劣此奇  
賢為答問而堯之一  
聖如此

鑑八二十四兩也百三十四百兩也

里耳野肩吾也

也接輿者姓陸名通字接輿楚之賢人隱者也與孔子同時而佯狂不仕常以躬耕為務楚子王知其賢聘以黃芩百益車駟二乘並不受於是夫負妻戴以遊山海莫知所終肩吾聞接輿之言過無錐的故問連叔詢其義旨而言吾嘗言於接輿者聞接輿之言也莊生寄三賢以明堯之一聖所聞之狀具列於下文也

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

疏 所登接輿之言恢弘而無的當一往而陳稷稷曾無及覆可尋吾竊聞之驚疑怖恐猶如上天河漢迢迢

清高尋其源流 大有運庭不近人情焉疏 亦是直往不

顧之類也謂接輿之言不偶於俗多有 連叔曰其言謂

過差不附世情故木言不入於里耳也 何哉疏 陸通之說其若何此 則及負肩吾則意謂 白蘋姑射之山有神人居

三極聖人上何不虧也

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 此皆寄言耳夫神人即今所謂聖人也夫聖人雖在

廡堂之上然其用心無異於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徒見其戴黃屋佩玉金便謂足以纓紉其心矣見其歷山川同民事便謂足以憔悴其神矣豈知至至者之不虧哉今言至德之人而寄之此山將明世所無由識故乃託之於絕垠之外而推之於視聽之表耳處子者不以外傷 疏 藟遠也山海經云姑射山在襄海之外有神聖內 疏 之人或機應物時須揖讓即為堯舜時須于戈即為湯武綽約柔弱也處子未嫁女也言聖人動寂相即空有並照雖居廊廡無異山林和光同塵在梁不染冰雪取其潔清綽約辭以柔和處子不為物傷姑射語其絕遠此明堯之盛德窈冥玄妙故記之絕垠之外推之視聽之表斯蓋寓言耳亦何必有姑射之實乎宜忘言以尋其所况此即肩吾述 不食五穀吸風飲露 俱不食五已昔嘗以答連叔之辭者也

穀而獨為神人明神人者非五穀五穀者黍稷麻菽所為而特稟自然之妙氣表也言神聖之人降生應物挺淳粹之精靈稟陰陽之秀氣雖順物以資待非五穀之所為託風靈以清虛豈四時之能變也乘雲氣御飛龍龍而遊乎四海之外疏智照靈通無心乘雲氣御飛龍龍而遊乎四海之外順物故曰乘雲氣不疾而速變現無常故曰御飛龍寄生萬物其神凝之上而神超六合之表故曰遊乎四海之外也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夫体神居極妙者雖靜默間堂之裡而玄同四海之表故乘兩儀而御六氣同人群而驅萬物苟無物而不順則浮雲斯乘矣無形而不載則飛龍斯御矣貴身而自得唯澹然而不汲坐忘行志忘而為之故行若曳枯木止若聚死灰是以云其神凝也其神凝則不凝者自凝凝靜也疵得矣世皆齊其所見而斷之豈宜信此哉疏凝靜也疵

本迹一教本明迹門立  
法祐章品第一三四卷  
安樂行品第十四上卷  
迹門也其與本門  
也本門至極向上之道  
也迹門彰方也堯者岩  
廊杖宇御座跡迹門也  
內證本門也  
文章日月星辰地山  
川草木

此言自然為物所求也  
此時女紫衣為君子所  
求如無心

五穀熟謂有年也聖人形同枯木心若死灰本迹一時  
動寂俱妙凝照澄通虛懷利物遂使四時順序五穀豐  
登無災害物無夭枉聖人之處世有連叔曰然此功能肩吾未悟至言謂為狂而不信連叔曰然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聾哉夫知亦有之不知至言之極妙而以為謂眼無睜縫冥冥如鼓皮也聾者耳病也盲者眼根病也夫目視耳聽蓋有物之常情也既聾目聾耳不可示之以色色也亦猶至言妙道唯懸解者能知愚惑之徒終身未悟良由智障盲闇不能照察豈唯形質獨有之耶是以聾接輿之言謂為狂而不信是其言也猶時女自此已下是連叔答肩吾之辭也謂此接輿之所言者自然為物也所求但知之聾盲者謂無此理疏是者指丹之言也時女少年處室之

窈窕，深遠幽微之貞

女也。指此接輿之言，猶如窈窕之。女，緝約凝潔。之，人也。方為君子所求，但智之輩，盲者謂無此理也。

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勸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

為憂。夫聖人之心，極兩儀之至，會萬物之妙，故能體化合變，無往不可。旁礴萬物，無物不然也。世以

亂故求我，我無心也。我苟無心，亦何為不應世哉？然則體玄而極妙者，其所以會通萬物之性，而陶鑄天下之

化，以成堯舜之名者，常以不為為之耳。孰之，是語助。弊弊焉，勞神苦思以事為事，而後能乎。亦歎美也。

旁礴，猶混同也。勸，求也。孰，誰也。之人者，歎堯是聖人之德者，歎堯之盛德也。言聖人德合一儀，道濟群品，混同

萬物，驅取百靈，世道荒蕪，蒼生離亂，故求大聖君臨，安撫而虛舟懸鏡，應威無心，誰肯勞形弊智，經營區宇以

事為憂。然後能事故。老子云：為無為事，無事又曰：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憂，不足以取天下也。

夫安施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傷大浸也。夫安施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傷大浸也。夫安施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傷大浸也。

夫安施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傷大浸也。夫安施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傷大浸也。夫安施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傷大浸也。

夫安施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傷大浸也。夫安施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傷大浸也。夫安施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傷大浸也。

夫安施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傷大浸也。夫安施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傷大浸也。夫安施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傷大浸也。

夫安施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傷大浸也。夫安施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傷大浸也。夫安施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傷大浸也。

夫安施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傷大浸也。夫安施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傷大浸也。夫安施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傷大浸也。

夫安施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傷大浸也。夫安施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傷大浸也。夫安施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傷大浸也。

夫安施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傷大浸也。夫安施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傷大浸也。夫安施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傷大浸也。

夫安施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傷大浸也。夫安施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傷大浸也。夫安施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傷大浸也。

夫安施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傷大浸也。夫安施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傷大浸也。夫安施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傷大浸也。

夫安施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傷大浸也。夫安施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傷大浸也。夫安施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傷大浸也。

晉平十甲子九十九百年  
石阜九年有故云小坎  
水百六之事九年旱右  
曰六年後洪水起故云  
小坎  
非避之難自然不至也

陽九百六列魏表陽九  
之會註漢書曰之厄  
四千五百五為一元一  
元之中九陽厄五陰  
厄四陽為旱陰為水  
又云初八元百六歲有  
厄故曰百六之會

夫安施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傷大浸也。夫安施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傷大浸也。夫安施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傷大浸也。

夫安施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傷大浸也。夫安施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傷大浸也。夫安施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傷大浸也。

夫安施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傷大浸也。夫安施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傷大浸也。夫安施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傷大浸也。

契璲上式連及職  
下常財及

粘上也又昌志及

體然各者粗法不異糝糠謚者世事何殊塵垢既而矯  
誦伎妾將彼塵垢鍛鑄為堯用此糝糠地塹作舜豈知  
妙休胡可言耶是以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

誰肯以物為夏者也

**文身無所用之䟽**

此起辭也資貨也越國逼近江湖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難也章甫冠名

也故孔子生於魯衣縫掖長於宋冠章甫而宋實微子  
之裔越乃大伯之苗一國質迥往來仍以章甫為貨且  
章甫本充首飾必須雲髮冠越人斷髮文身資貨便  
成無用亦須采花本猶帶著富貴起自矯於堯既體道  
洞忘故能無用天下故郭注云堯之無所用天下為亦猶越人之無所  
所用天下為亦猶越人無所用章甫耳

**民乎海內之政徃見四子顏姑射之山汾水之陽**

**喪其天下焉**  
堯之無所用天下為亦猶越人之無所用章甫耳然遺天下者固天下之所宗天

四子者又言至人神人聖人之三人也漆堯則四人也

非三非假寬云及遮中道又云及比中道非有非無亦同以空照假以假照空是云及比中道也遺者證空是也云則教教蓋權大乘也

下雖宗堯堯未有天下也故宵然喪之而常遊心於絕冥之境雖奇坐萬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遙也四子者蓋奇言以明堯之不於堯耳夫堯實矣其迹則堯也自迹觀其內外異域未足怪矣世徒見堯之為堯豈識其冥哉故將求四子於海外而救堯於所見因謂與物同波者失其所以逍遙也然未知至遠之所順者更近而至高之所會者及下也若乃厉然以獨高為至而不夷乎俗者斯山谷之士非無待者也奚足以語至極而遊無罣疏治言緝理政言風教此合喻也汾水出自大哉原西入于河水比曰陽則今之晉州平陽縣在汾水比昔堯都也宵然者舜夷是深遠之名喪之言忘是遺蕩之義而四子者四德也一本二迹三非本非迹四非非本迹者也言堯及照心源洞見道境超然四句故言徃見四子也夫聖人無心有感斯應故能緝理萬邦和平九土雖復疑神四子端拱而坐分陽統馭萬机宵然而喪天下斯蓋即本即迹即體即用空有双照

四子、司馬李云  
王倪、齧缺、被衣、許由

瓠之郭及司馬云瓠  
布護也落空落也  
瓠之昆并及昆蓬及簡  
文云一猶落也  
等許橋及

動寂一時是以姑射不異汾陽山林豈殊黃屋世人齊  
其所見曷嘗信此耶而馬彪將四子為齧缺便未達於  
遠理刘璋推汾陽於射山更迷惑於近夏今所解秋稍  
異於斯故郭注云四子者蓋寄言明堯之不一於堯耳  
世徒見堯之迹  
豈識其真哉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

姓惠名施宋人也為梁國相謂語也貽遺也瓠匏之類  
也魏王即梁惠王也昔居安邑國為魏後為強秦所  
逼徙於大梁後改為梁僭号称王也惠子所以起此大  
瓠之辭以說莊子之書雖復詞旨恢弘而不切機務故  
致此詞而更相  
敷發者也  
**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

**能自舉也**  
樹者藝植之謂也實者子也惠施既得瓠種  
藝之成就生子甚大容受五石仍持此瓠以  
盛水漿鹿脆不堅  
故不自勝舉也  
**割之以為瓢則瓠落無容非不**

**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指之疏**  
割分割之瓢勺也瓠落平  
也而用盛水鹿脆不能自勝分割為瓢平淺不容多物

衆諸無用打破棄之刺莊子之言不救時要有同此言  
應須屏  
能也  
**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

**手之藥者世世以滌滌統為事**  
其藥能令手不拘拊  
故常藥繫於水中也  
**疏**

并滌滌漂也統絮也世世年也宋人陸冬澹米漂絮以  
作率離手指生瘡拊拊有同前皆世世相承家傳此  
藥令其手不拘拊掌得漂絮水中保斯事業未  
無歷曆又云滌滌也統統也謂搗絲於水中之故也  
**容**

**聞之請買其方百金**  
金方一寸重一斤為一金也他  
國遊客偶小聞之請買其方  
術遂費百金  
**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滌滌統不過數金**  
之價者也

拘執鉤不折也曲也  
始移及粗細經緯  
繡不同者

并滌、漂也  
拘執、不折也曲也

葉土凡內東表六條助  
五也之土貢也  
其子之貢也以是  
封諸侯時八春封  
侯者土包也

禹貢厥貢惟土五色  
其五色土者  
則則其方色土之便  
之社也  
者其其物黃土取土  
者覆四方  
獻凱獻社樹之神

樽八山樽也  
葉美秋詩山有樽

今一朝而驚枝百金請與之疏

鬱賈也俗價既高聚族謀議世世并游為利益

寡一朝賣術資貨極多異口同音貪曰請與

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

使之將交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剋越而封之疏

地帶河江兵戈相接必用船艦戰士陸交之手多拘城客素稟雄才天生睿智既得方術遂說吳王越國兵難侵

吳王使為將師賴此各藥而束手不拘於旌旗之舉

越人亂戰獲此大捷獻凱而旋動庸冠著床之

能不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則所用之

異也疏 或不定也方藥無二而用者有殊故行客得之

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攄以為大樽而滄乎江湖而

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蓬非直者也此章

言物各有宜苟得其疏攄者繩絡之也樽者漆之如酒宜安往而不道也

謂腰舟者也蓬草各拳曲不直也夫戴也言太瓠浮乎

江湖可以舟船淪溺至教與行世境可以濟渡群迷而

惠王既有蓬心未能直達玄理故妄起拈擊之辭譏刺莊子之書為用失宜且可歎也

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疏 樗者木之類也甚息惡

假相與也未知也 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

卷曲而不中規矩妄塗匠者不顧疏 擁腫繁臃也卷曲不端直也規

圓而矩方塗道也樗栲之樹不材之木根本擁腫枝幹

斲卷繩墨不知方圓無取立之行路之旁匠人曾不顧

此以利感不謀大  
惑小智不知大言  
結

商鞅秦於龍愛尚鞅云  
一可封孔故云介也魏國  
之王于公子於上云也

也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疏樹既擁腫不材  
匠人不顧言迹  
近誕無用眾所不  
取此合喻者也  
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

以候教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疏  
在野猫也跳梁猶走躑也辟法也謂機關之類也罔罟  
罟罟也子獨不見狸狌捕鼠之狀卑伏其身伺候傲慢  
之鼠東西跳躑不避高下之地而中於機關之法身死  
罔罟之中皆以利感其小不謀大故也亦猶鑿曲率  
執持聖迹偽情矯性以要時利前雖遂意後必危亡而  
商鞅蘇張即是其度此何異乎捕鼠狸狌死於罔罟也  
今夫繁華其大若善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質  
疏犛牛猶旌牛也出西南夷其形甚大山中遠望如天  
際之雲數澤之中逍遙然性跳梁捉鼠不及野狸亦

行李尤傳行李徒乘取  
為史史字訛作李史史  
古使字亦作行李

猶莊子之言不狎流俗可以  
理國治身且長且久者也  
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疏無何有猶無有也  
莫無也謂寬曠無  
入之処不問何物悉皆  
無有故曰無何有之鄉也  
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  
其下疏彷徨縱任之名逍遙自得之物亦是異言一  
致  
來風故行李經過徘徊戀息徒倚顧步輾轉其下亦猶  
莊子之言無為虛談可以逍遙適性獲庇蒼生也  
不夭行谷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夫小大之  
物苟夫其  
極則利害之理均用得  
其所均則物皆逍遙也  
而至於得終其天年盡其生理無用之用何所困苦哉亦  
猶莊子之班俗會通可以攝備可以全真既不夭枉於



世金誰嘗因  
若於生分也

莊子內篇逍遙游第一

齊物論者人物之論也齊者一也欽父論而為之戰國之世學問不同更相是非故莊子以爲不若是非兩忘而致之自然也

莊子內篇齊物論第二

言人物之體雖殊所受生分齊也

郭象注

夫自是而非彼羨已而惡人物莫不皆然故是非雖異而彼我均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嗒嗒焉似喪其耦

均彼我同天人

故外無以與爲歡嗒焉而解體若失其配匹者也

以居處爲號居於南郭故號南郭故號南郭亦猶市南

冥僚東郭順子之類其人懷道抱德虛心忘談故莊子

羨其情高而託爲論首隱憑也嗒嗒也嗒焉解釋貌偶

匹也身與神爲匹物與我爲耦也子綦憑几而坐忘幾神

遐想仰天而嘆歎悟自然離形去智嗒焉嗒

體身心俱遺物我兼忘故若喪其匹耦也

顏成子游

立待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

云語也  
天真、本源自性、佛

立待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

自淡泊之意也

立待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

死灰乎死灰槁木取其寂滅無情耳夫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体中獨任天真而已又何所有哉故止

若立枯木動若運槁枝坐若死灰行若游塵動止之容吾所不能一也其於無心而自得吾所不能一也

姓顏名偃字子游居安處也方欲請益故起而立待如何安處神識疑寂頓異從來遂使形將槁木而不

殊心與死灰而無別必有妙術請示所由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游

嘗見隱几者未子游者昔見坐忘未盡玄妙今逢隱几實異囊時惟其寂泊無情故發驚

疑之子游者昔見坐忘未盡玄妙今逢隱几實異囊時惟其寂泊無情故發驚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

之乎吾喪我我自忘矣我自忘矣天下有何物足識哉故都忘外內然後超然俱得而由汝

也也許其所問故言不亦善乎而子綦境智兩忘物我雙絕子游不悟所以驚疑故示隱几之能汝頗不知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籟也夫

箒管參差官商異律故有長短高下萬殊之聲聲雖萬殊而所稟之度一也然則優劣無所措其間矣况之風

物異音同是咸自取夫籟箒也長一尺二寸十六管焉則天地之籟見矣象鳳律樂作也夫箒管參差所

受各足况之風物咸稟自然故寄此二賢以明三籟之義釋在下文子游曰敢問其方疏

方道也術也雖聞其名未解其義故請三籟其術如何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

為風大塊者無物也夫噫氣者豈有物哉氣塊然而自噫耳物之生也莫不塊然而自生塊然之体大矣

故遂以太疏大塊者造物之名亦自然之稱也言自然塊為名之理道生萬物不知所以然而然大塊之

三賢、子綦、子遊也

正字門下

萬竅若無萬竅風豈鳴得矣

佳

注毛鳥鳴又於花云

中噫而出氣仍名是唯無作則萬竅怒呼言風唯無作則萬

此氣而為風也竅皆怒動是指此風也作起也言此木風唯當不起而為聲也疏若其動作則萬殊之穴皆鼓怒野呼也

而獨不聞之參參乎長風之聲山林之畏佳大風之所疏長風之所

長風之聲畏佳扇動之貌而參參清吹擊蕩山林遂大

木百曲之竅亮似鼻似口似耳似新似圈似目似注者

似汚者此畧舉衆竅之聲疏竅亮樹孔也柄往頭木也今斗楮是也圈畜獸闌也木既百曲穴亦

奇衆故或似人之口鼻或似獸之闌圈或似人之耳孔

或似舍之桁楹或似注曲而擁腫或汚下而不平形勢無窮畧陳此八事亦由世間萬物激者謂者此者吸者

注の竅

矣

叫者謀者實者咬者此畧舉異疏激者如水湍激聲也

叱者咄聲也吸者如呼吸聲也叫者如叫呼聲也謂者

哭者也實者深也若深谷然咬者哀切聲也畧舉樹穴

即有八種風吹木竅不作八聲亦由人稟分不同種種

差異率性而動莫不均齊假令小大天壽未足以相預

前者唱呼而隨者唱喝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太和夫聲

商雖千變萬化唱和大小莫不疏冷小風也飄是大風

徐其所受而各當其分者也也吁喝皆是風吹樹動

動前后相隨之聲也故冷清風和聲即小暴疾飄風和聲即大各稱所受曾無勝劣以况萬物稟氣亦然厲風濟則衆竅為虛濟止也烈風作則衆竅實及其止則衆竅虛虛實雖異其於各得則

同耳疏厲大也烈也濟止也言大風止則衆竅虛及其動則衆竅實虛實雖異各得則同耳况四序盈虛二

左子句篇齊物二

三

儀生殺既無心於亭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調調

毒豈有意於列度動搖貌也言物聲既異而形之動搖亦又不同也動  
雖不同其得齊一耳豈調調獨是而刁刁獨非乎  
而汝也調調刁刁者動搖之貌也言物形既異動亦不  
同雖有調刁之殊而終無是非之異况盈虛聚散生死  
竅通物理自然不得不尔  
豈有是非臧否於其間哉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

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地籟則竅穴之徒人籟則  
籟管之類並皆眼見此則

可知唯天籟深玄寧難頓  
悟取陳庸味請决所疑  
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

自已也此天籟也夫天籟者豈復別有一物哉即衆竅  
比卉之属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夫耳無  
即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  
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

物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然矣自已而然則謂之天然

天然耳我非為也故以天然言之者所以明其自然也

豈蒼蒼之謂哉而感者謂天籟從物使從已也夫天且

不能自有况能有物哉故天者萬物之總名也莫適為

天誰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疏夫天者萬物之總名自然

生而無所出焉此天道也之別称豈蒼蒼之謂哉故

夫天籟者豈別有一物邪即比卉衆竅接乎有生之類

是尔尋夫生生者誰乎盖無物也故外不從乎物內不

資乎我塊然而生獨化者也是以郭註云自已而然則

謂之天然故以天然言之者所以明其自然也而言吹

萬不同且風唯一体竅則萬殊雖復大小不同而各称

所受咸享自知豈賴他哉此天籟也故知春生復長目

視耳所近取諸身遠託諸物不知其所以悉莫辨其所

然使其自已當分各足空性而動不由心智所謂亭之

毒之此天籟感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物皆自得之耳誰  
之大意者也  
主怒之使然哉此

亭毒和氣也

毒痛也 毒也 增也 原也

度暴也

亭毒和氣也

宰主也。一怒一動，自也。  
大智於物論前，存我。此章一二丁，天籟無方，明也。無方，大知云小知云。太曰云小言，又言極哀，示此類也。  
褊促，小狹貌也。取是捨非也。

魂交，前境也。

縵，寬一未且及。縵者，心也。縵者，心也。縵者，心也。縵者，心也。

根，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也。塵，六塵色香香味觸法也。

休湯者，痛恐自也。沮喪，言逢境不著也。連送，蓋思也。枯，動係則之句。

重明，天籟也。疏，自取由自得也。言風竅不同，形聲乃異。至於籟也，各自取，是未始不齊而怒動為聲，誰使之然也。欲明群生，糾紛萬象，參差分內，自取未嘗不足。或飛或走，誰使其然。故知鼓之怒之，莫知其宰。此則重明天籟之義。

大智，閑閑小智，間間。此蓋智之不同。疏，閑閑寬裕，也。間間分別也。夫智惠寬大之人，率性虛談，無是非。小智狹劣之人，性靈褊促，有取有捨，故間隔而分別。無是非，無非故閑暇而寬裕也。

大言炎炎，小言詹詹。此蓋言語之異。疏，詹詹詞費也。夫詮理，大言由猛火，炎炎燎原，野情蕩無遺。其寐也，魂交儒墨，小言滯於競辨，徒有詞費，無益教方。

其覺也形開。此蓋寤寐之異。疏，凡鄙之人心靈馳騁，耽滯前境，緣而交接，其覺悟也則與接為構，日以心闔。縵者，空形質開朗而取染也。

密者，此蓋交。疏，構合也。密深也。今穴地藏穀，是也。密隱接之異。疏，也交接。世事構合，根塵妄心，既渴百不足，故惜彼寸陰，心與日闔也。其運心逐境，情性萬殊，畧而言之，有此三別也。

小恐惴惴，大恐縵縵。此蓋恐惴之異。疏，惴惴，休惕也。縵縵，沮喪也。夫境惴惴而休惕，太心。其發若機，枯其司是非之謂也。疏，寬暇而沮喪也。

其發若機，枯其司是非之謂也。疏，機，弩牙也。括，箭括也。司，主也。言發心逐境，速如箭括，役情拒害，猛若弩牙，唯主意是非，更無他謂也。

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此蓋動。疏，詛，祝也。盟，誓也。言役意境，不異誓盟，堅守。其殺若秋，冬以言其日消也。日消有確乎情在勝物。如此，疏，夫素秋搖落，玄冬肅殺，物景質遷，驟如交臂，愚者，或之類，豈能覺耶。唯爭，虛妄是非，詎知日新消。

毀人之衰老其狀例然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溺而遂往有如此

者其厭也如緘以道乖真欲使復命不源無由可致

言老也其厭設於欲老而疏厭沒溺也顛倒之流厭

緘繩豈唯壯年縱其利患輕禍陰近死之心莫使復陽結遂志有如此

者莫無也陽生也耽滯之心喜怒哀樂慮嘆死地欲使變於生道無由得也

變熱姚佚啓態此蓋性情疏心品愚迷封執導順

重喜怒則輕故喜則心生喜樂違則哀怒然哀樂則

嗔恨哀乃舉悲號慮則抑度未求嘆則咨老已往變

怨之或更之入反

相代乎前也雖然如  
何而前後知也

根緒本也

端緒、萌也

窺畧而言之有此十二樂出虛烝成菌此蓋夏變之異

審而察之物情斯見矣也自此以上畧

舉天籟之無方自此以下明無方之自然也物各自

然不知所以然而然則形雖殊異其然亦同也疏

夫簫管內屈故能出於雅樂濕暑氣亟故能生成朝

亦猶二儀萬物屈伸不真從無生有例如菌樂浮幻若

是喜怒何施日夜相代乎前而莫其知所以萌故以羽也夫

天地萬物變化日新與時俱疏日晝日夜輪轉猶環更

往何物萌之哉自然而然而耳相遞代互為前後推求

根緒莫知已乎已乎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自生疏

萌狀者也已止也推求日夜前後難知起心慮度不如止息又重

推且暮覆察昏明亦莫測其所由固不知其端緒欲明

世間萬法塵妄不真推求生死即休皆寂故老經云

迎之而不見其首隨之而不見其後理由若此

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迫矣彼自然也自然生我我自然生故自然者

即我之自然彼自然也取稟受也若非自然誰能生耳豈遠之哉 疏 我若無有我誰稟自然乎我則自然自

然則我其理非遠 而不知其所為使凡物云云皆自尔耳非相為使也故

故曰是亦迫矣 任之而理 疏 言我稟受自然其理已具足行手捉耳聽

自至矣 為使無勞措 意直置之 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萬物萬情取捨

使之然也起索真宰之朕迹而亦終 疏 支枝体不同而不得則明物皆自然無使物然者也 御用各異似有

真性竟無宰主朕迹 疏 可行已信已行者信今 疏 信已而用

迹彼肇從何而有 天機自張寧性而動 而不見其形不見所以 疏 物皆信

自濟自足豈假物哉 不見信可行 有情而無形情當其物故 疏 有可行之情

之類者也 形 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付之自然而 疏 百骸百

九竅謂眼耳鼻口及下二漏也六謂天腑也膽膈太腸 小腸膀胱三焦也藏謂五臟肝心脾肺腎也賅備也言

體骨在外藏腑在內竅通內外備此三事以成一身言存 吾誰與為親直自 汝皆悅

之乎其有私焉皆悅之則是有所私也有私則不能賅而存矣故不悅而自存不為自生也

疏 言六根九竅俱是一身豈有親疎私存愛悅若有 心愛悅便是有私身而私之理在不可莫不任置自

有司存於身既 如是皆看為臣妾乎若皆私之則志

然在物亦尔 冒而莫為臣妾矣臣妾之才而不安臣妾之任則自失 矣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外內乃天理自然豈直人之所

誰以手足誰

臣

為**疏** 曰妾者士女之賤職也且人之一身亦有君臣二  
 哉**疏** 別至如見色則目為君而耳為臣行步則足為君而  
 手為臣也斯乃出自天理豈人之所為乎非閔措意親  
 疎故為君臣也郭注云時之所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  
 為臣治國治身內外無異**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  
 分耳未為不足以相治也者若手足耳目四**疏** 夫臣妾御用各  
 支百体各有司存而更相御用也**疏** 有職司如手執  
 脚行當分自足豈唯手之不足而脚為行乎蓋天機自  
 張無心相為而治理之也舉此手足諸事可知也  
**其適相為君臣乎** 夫時之所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為  
 臣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卑首自在上足自居下豈有適哉雖  
 無**疏** 於當而必自當也**疏** 夫首自在上足自在下目能視色耳能  
 聽聲而用捨有時故有貴賤豈措情於上下而適代為君臣乎  
 但任置無心而必自當也**其有真君存焉** 任之而自公**疏** 直置  
 則非為也

無勞措意此即真君效道存乎其中矣解真君即前之  
 真宰也言取捨之心青黃等色本無自性緣合而成不  
 自不他非無非有故假設**如未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  
 疑問以明無有真君也  
**乎其真** 凡得真性用其自為者雖復皂隸猶不顧毀譽  
 幸之路以下冒上物表其真人志**疏** 夫心境相感欲染  
 其本則毀譽之間俯仰失錯也**疏** 斯與是以未得稱  
 情即謂之為益如其不得即謂之為損斯言凡情迷執  
 有得喪以櫻心道智觀之無損益於其真性者也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 言物各有分故智者守知以  
 待終而愚者抱愚以至死豈有能中易**疏** 夫稟受形性各有涯量不可改愚以為智  
 其性者也**疏** 安得易醜以為妍是故形性一成終不中  
 途亡失適可守其**與物相又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  
 分內待盡天年也



能止不亦悲乎

群品芸芸逆順相交各信其偏見而恣其所行莫能自變此比衆人之所悲者

亦可悲矣而衆人未嘗以此為悲者性然故也物各性然又何物足悲哉

然故也物各性然又何物足悲哉

役役而不見其成功

夫物情無極知足者鮮故得此不

志而後已故其成

功者無時可見也

夫物浮競知足者稀故得此不休

殘捕影繫風

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耶

凡物功成何日

所好役其形体至于茶然疲困不

知所以好此之歸趣云何也

好情篤勞役心盡形

竟既弊茶然困若直以信心好此貪競責

其意謂亦不知所歸愚癡之甚深可哀歎

人謂之不

奚益

言其實

與死同

無益神氣可謂雖生之日猶死之年也

茶乃此茶乃恨又

奚益

言其實與死同

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言其心形並馳困而不及比於凡人

所哀則此真哀之大也然凡人未嘗

以此為哀則凡人所哀者不足哀也

謝其化而為老心識隨而昏昧形神

俱變故謂與之然世之悲哀莫此甚

人之生也固若是

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凡此上事皆不知所以然而然故曰

芒也今夫知者皆不知所知而生者不知所以生而自生矣萬物雖異至於生不田知則未有不同者也故天下

莫不芒也

我獨芒郭注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

獨且無師乎

夫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則  
人名自師其成心則人各自有師矣人各  
自有師故付疏夫域情滯著執一家之偏見者謂之成  
之而自當心夫隨順封執之心師之以為準的世  
皆如此故誰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  
獨無師乎

夫以成代不成非知也必自得耳故愚者亦師其  
成心未肯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者也疏愚  
之類堅執是非何必知地理長代已之短唯欲存他為  
短自取為長如此之人處處皆有愚癡之輩先預其中

未成乎心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未成乎心是非何由生哉明夫是非疏吳越路遙必須  
者群品之所不能無故至人兩順之積旬方達今朝  
發途昨自何由至哉欲明是非彼我生自安心安心必  
也未生是非從何而有故先分別而後是非先造途而

後至 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

獨且奈何哉

理無是非而惑者以為有此以無有為有  
者也惑心已成雖聖人不能解故付之自  
若而不疏復禹字文命鯀子啓父也謚法泉源流通曰  
旒知也疏禹又云受禪成功曰禹理無是非而惑者為  
有此用無有為有也迷執日久惑心已成雖有大禹神  
人亦不令其解悟莊子深懷慈救獨奈何何故付之自  
若不強知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各有所說疏夫各言  
之者也故異於吹疏之與風

其所言者特未定也

吹皆是聲法而言者疏雖有此言異於風吹而  
必有詮辨故曰有言疏彼以為非彼  
之所是我又非之故未定也疏咸言我是僉曰彼非既  
未定也者由彼我之情偏也疏彼我情偏故  
彼我情偏故果有言邪以為有言邪然  
獨未定者也其未嘗有言邪未足以有所定

以為無言邪則 **疏** 果決定也此以為是彼以為非此以為非而彼  
 據已亡以有言 **疏** 以為是既而是非不定言何所託故不定稱  
 定有言也然彼此偏見各執是非 **其以為異於鼓音亦有**  
 據已所言之故不可以為無言也 **辨乎其無辨乎**  
 也夫與鼓音其致一耳有弁無弁誰未可定  
 也夫上之情不必同而所言不能異故是非  
 紛紜莫 **疏** 辨別也鳥子欲出印中而鳴謂之鼓音也亦言帶鼓曰  
 知所定 **疏** 鼓夫彼此偏執不定是非亦何異鼓鳥之音有聲無  
 辨故將言說異於鼓音 **道惡乎隱而有其偽** **疏** 惡乎謂於何也  
 者恐未足以為別也 **道惡乎隱而有是非** **疏** 道焉不在言何隱蔽而  
 非偽於何逃匿 **言惡乎存而不可** **疏** 有真偽是非名紛紜而  
 而真偽生焉 **起** 至教至言非是非是於 **道惡乎往而不存** **疏** 皆存也陶鑄  
 耶 **疏** 何隱蔽有是有非者哉 **言惡乎存而不可** **疏** 皆存也陶鑄  
 賄道無不備則何不在乎所 **言惡乎存而不可** **疏** 皆存也陶鑄  
 以在偽在真而非真偽也 **言惡乎存而不可** **疏** 皆存也陶鑄

生殺何往不可而言隱耶故 **道隱於小成** **疏** 小成者謂  
 可是可非可非非是者也 **道隱於小成** **疏** 仁儀五德  
 小道而有所成得者謂之小成也世薄時荒唯行仁義  
 不能行於大道故言道隱於小成而道不可隱也故老  
 君云大道 **言隱於榮華** **疏** 夫小成榮華自隱於道者也而  
 廢有仁義 **言惡乎存而不可** **疏** 道不可隱則真偽是非者行於  
 榮華而止於實當見於 **疏** 榮華者謂浮辨之辭華義之  
 小成而滅於大全也 **言惡乎存而不可** **疏** 道不可隱則真偽是非者行於  
 聖言所以老君經云 **故有儒墨之是非** **疏** 昔有鄭人名  
 信言不義義言不信 **故有儒墨之是非** **疏** 昔有鄭人名  
 之地三年藝成而化為儒儒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行  
 仁義之道辨尊卑之位故謂之儒也而緩弟各履緩化  
 其弟遂成於墨墨者尚道也尚賢崇禮儉以兼受摩頂  
 至踵以救蒼生此謂此墨也而緩翟一親則兄弟各執  
 一教更相是非緩恨其弟感歎而死然彼我是非其來  
 久矣爭競之甚起自二賢故指此二賢為亂群之師是

知道喪言隱左賢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儒墨更相是非而天下皆

儒墨也故曰家並起各私疏天下莫不自以為是以彼所見而未始出其方也為非彼亦與汝為非自以

為是故各用已非非彼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

非各用已非非彼是以明夫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是也無是非者儒墨

者乃欲明無是非者也欲明無是非則莫若不以之所謂非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

儒墨及覆相明及覆相明則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非非則無非

也非是則無是疏世皆以他為非用已為是今欲斷非非是則無是

我及覆相明及覆相明所非者非非所是者非是無非則無是無是則無非故是非皆虛知妄耳物

無非彼物無非是物皆自是故無非知物皆相彼故

非是則天下無彼矣無疏注曰物皆自是故無非是物彼無是所以玄同也

則天下無是矣無非是也則天下無彼矣無自彼則不

彼無是所以玄同此註理盡無勞別釋見自知則知之疏

如是若審能見他見自故無是非也故曰彼出於是亦因彼物之

不見彼之所見而獨自知其所知其所知則自知為是自以為是則以彼為非矣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

彼彼是相因疏夫彼對於此是待於非文家之大體也而生者也

也欲示舉彼明此舉是明非也而彼此是非相因而有推求分析即休皆空彼是方生之說

也雖然方生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也

莊子內篇齊物論

三

因是因非因非因是

夫死生之變猶春秋冬夏四時行耳故死生之狀雖異其於各安所

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謂生為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為死則無生矣生者方自謂死為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為生則無死矣無生無死無可無不可故儒墨之辨吾所不能同也至於各冥其分吾所不能異也

也言彼此是非無異生死之說夫生死交謝由寒暑之遞遷而生者以生為生而死者將生為死亦如是者以是為是而非者以是為非故知因是而非因非而是因非而是則無是矣因是而非則無非矣是以無是無非無生無死無可無不可何彼此之論乎

是也

夫懷豁者因天下之所是非而自無是非也故不由是非之塗而是非無患不當者直明其天然而無是非者也

無非無是終不奪有而別證無

是亦彼也

彼亦為彼所彼彼亦是也

疏我自以為是亦為彼之所非我亦以為彼為非而被亦以自為是也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

是非

此亦自是而非彼亦自是而非此此與彼各有一非於體中也

此既非彼亦非此故各有二是一非也

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

是乎哉

今我欲謂彼為彼而彼復自是欲謂是為是而彼復自是非相待而立及覆推討舉体并虛自以為是此則不無為彼所彼此則不有無彼此未可決定

彼是莫得真偶謂之道樞

偶對也彼是相對而聖人兩順之故無心者與物冥而未

嘗有對於天下也此居其樞要而會其玄極以應夫無方者也

亦因是因非此只言因是因非也



徧見而同於一，致耳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聖人知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浩然大寧，而天地萬物各當其分，同於自得。疏：天地雖大，一指可以蔽之，萬物雖多，一馬可以理盡。何以知其然邪？今以彼我是非，反覆相喻，則所是者非是，所非者非非。故知二儀萬物，無是無非者也。可乎？可乎？已者即謂之可，不可乎？不可。即謂之不可。疏：有違順，故順其意者，則謂之可，乖其情者，則謂之不可。道行之而成，無不疏。大道曠蕩，亭毒含靈，周行萬物，無不成就。故在可成，於可成而不當，於可在不可成，亦不當。於不可成，物謂之而然，無不疏。物情顛倒，不違違從，應乎然然於然。惡乎然然於然。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疏：心境兩空，物我雙幻，於何而有然法，遂執為然於何。

不然為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疏：物情觸境皆迷，必固為有，然必固謂有。可豈知可，則不可然，則不然耶。無物不然，無物不可。疏：群品芸芸，各私所見，皆然其所然，可其所可。故為是舉，建與楹，厲與西施。恢悅悖怪，道通為一。夫建橫而楹縱，厲醜而西施好，所舉縱橫好醜，恢悅悖怪，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疏：為則異形，雖萬殊而性同，得故曰道通為一也。義故畧舉八事，以破之。庭屋梁也，楹舍怪也，厲病醜人也，西施吳王羨姬也，恢者寬大之名，悅者奇變之稱，悖者矯詐之心，怪者妖異之物。夫縱橫羨惡，物見所以懸殊，恢悖奇異，世情用之為顛倒，故有是非不可迷執。其分今以玄道觀之，本來無二，是以妍醜之狀萬殊，自得之情惟一。故曰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

莊子內篇齊物論

卷之二

散生八毛無體成也

夫物或此以為成，**疏**。夫物或於此為散，於彼為成，欲明聚散而彼以為成，**疏**。散無恒，不可定執，此則於不二之理更舉論，**其成也，毀也**。我之所謂成，而**疏**。或於此為成，於端者，也。彼或謂之毀，**疏**。彼為毀物之成。

用有此，不同則散，毛成。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成。

毀者生於自見而不見彼也。**疏**。夫成毀是非生於偏帶，故無成與毀，猶無是与非也。**疏**。者也既成，毀不定，是非無主，故無成。

**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

**庸**。**疏**。萬事也。庸，用也。唯當達道之人，疑神玄鑒，故能去彼二偏，通而為一，為是義，故成功不處用而忘用。

才也。**庸也者，中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夫達者，無滯於

一方，故忽於自忘而寄當於自用。自用者，莫不條暢而自得也。**疏**。夫有大至功而推功於物，驅取億兆而寄

玄珠者，謂滿之故，謂美入在是非之方，得之道，體象得玄珠也。

用，群才者，其唯聖人乎。是以應感無心，靈通不滯，可謂真真體道得玄珠於赤水者也。**適得而幾**

**矣**。幾，盡也。至理**疏**。幾，盡也。夫得者，內不資於我，外不資於物，無思無慮，絕學絕待，適尔而得。蓋無所由與理相應，故能盡妙也。

**目是已**。而不自知，其然謂之道。夫達者，目而不作，**疏**。夫達道之士，無作而無是非，循彼我而無彼我，**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夫達者，目是已，而不自知，其然謂之道。

所以目而自因，故謂之道也耳。**疏**。已而者，仍前生後心有感斯應，譬彼明鏡，方茲照谷，目猶萬物，影響蒼生，不知所以然，不知所以應，豈有情於藏否而係於利害者乎。以法因人，**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疏**。夫玄道可謂自然之道。

甚疑然，非由心知，謀度而後不，**而愚者勞役神明，邂逅言辨而來**。一者與彼不交，無以異矣。不足類也，不知

在二內，黃象物二。



同或類

至理、理自混同、豈俟  
其心方稱不二耶 謂之朝三疏 此起 曰何謂朝三疏  
此假 曰、狙公賦芻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  
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曰是也  
夫達者之於一、豈勞神哉、若勞神明於為一、不足類也  
與彼不一者、無以異矣、亦曰衆狙之惑、目所好而自是  
者、疏 此解辭也、狙、獼猴也、賦、付與、棗、子也、似粟而小  
也、疏 也、列子曰、宋有養狙者、其意戲狙曰、吾與  
汝芻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又曰、我與汝朝  
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焉朝三暮四、朝四暮三  
其於七數並皆是、各既不虧實亦無損而一喜一怒  
為用、愚迷此亦同其所好、自以為是、亦猶勞彼心、愚辨  
飾言詞、混同萬物、以為其一而已、是以聖人知之、以  
為一者、亦何異衆狙之感耶

均、本亦作均、崔云陶錄

是非而休乎天均

莫之偏任、故付之自均而止也、疏、天均者、自然均平、

人、虛懷不執、故能和、是於無是非、非於無非、所以息知、平均平之、天均、心乎自然之境也、是之謂天

行 任天下

疏 離是非而得無不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

疏

至造極之名也、造、古聖人、運智、虛妙、雖復和光、混俗、而智則無知、動不乖寂、常真妙本、所至之義、列在下

也 文 惡乎至

疏 假設疑問於

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

矣 不可 可以加矣

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不覺其一身、故能曠然無累、與物俱往、而

無所不 去 疏

未始、猶未曾也、世所有法、悉皆非有、唯物與應也、我內外咸空、四句皆非、蕩然虛靜、理盡於此、

不後可加答於前問

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對也

宇宙、天地四方曰宇

上字內篇齊物

思或難斷如藕絲  
或易斷如破石

雖未都忘猶能初學大賢隣乎聖境雖復忘其彼此者也疏見空有之異而未嘗封執其次以為

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雖未能忘彼此猶能疏通欲

滯物之情有別惑易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難除

遺是非之見猶忘也無是非乃疏支有非有是流俗之鄙情無是非達人

得全也疏之通鑿故知彼我彰而至道隱是非息而妙理

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道虧則情有所偏而愛

全矣玄同彼疏塵玄之道既其虧損愛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有所成未能忘愛私

我也疏藥之情於是乎成著矣果且有成與虧乎哉

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之與無斯疏果決定也夫道無

以物變既成謂道為損而道實無虧也故假設有成與

論端以明其義有無既不決定虧成理非實錄

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操絃雖有繁手遺聲多矣而執籥

鳴絃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全故欲成虧之者昭文之鼓琴也不成疏姓昭名文古之善鼓琴

而無虧者昭文之不鼓琴也疏者也夫昭氏鼓琴雖云巧妙而鼓商則喪角揮宮則失徵未若置而不鼓則五

音自全亦由有成有虧存情所以乘道無成無虧忘智所以合

真者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技策也惠子之擗梧

也三子之知幾乎幾盡也支三子者皆欲辨非已所明

神以明之故知盡慮窮形勞神倦或技

假寐或疏也策打疏也亦言擊節枝也梧琴也今

謂不亦昭文已能鼓琴何容二人共同下况檢典籍

無患于善琴之文而言擗梧者只是以桐凡而擗之談

說猶隱几者也義盡也昭文善能鼓琴師曠妙知音律  
惠子好談各理而三子之性稟自天然各以己能明示  
於世世既不悟又疲倦遂使在策假寐  
或復覺几而與三子能咸盡於此  
皆其盛者也

故載之末年類其盛故能久疏惠施之徒皆少年盛壯  
未之年是非亦早困也疏故能運載形智至于表

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言此三子唯獨  
其好之也欲好其所明自以

以明之明示眾人欲使疏所以疲倦形神好之不已者  
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是猶對牛鼓簧耳

道術終於疏彼眾人也所明道術也自即公孫龍守白  
味然也且馬論也姓公孫名龍趙人當六國時弟子

孔穿之從堅執此論橫行天下服眾人之口不服眾人之  
之心言物稟性不同所好各異故知三子道術非眾人  
所明非明而強示之彼此終成暗昧亦何異乎堅執守  
白馬之論眩惑世間雖宏辯如流終有言而無理也

而其子又以父之綸終身無成昭文之子又乃終疏  
綸緒也言昭文之子亦乃荷其父業終其綸

緒卒其年命竟無所成況在他人如何放哉若其而可

謂成乎雖我亦成也此三子雖未明於彼彼竟不明所以  
之不成亦疏我是眾人也若三子異於眾人遂自以

可謂成也疏為成而眾人異於三子可謂之成也

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物皆自明而不明彼

則萬物皆相與無成矣故聖人不顯此以耀彼不捨已

而逐物從而任之各宜其所能故曲成而不遺也今三

子

子

石馬白之二人有者對  
誠請由一與生木所以  
論三子也

滑、亂也。滑疑之變在  
尤物也。

放蕩 指非老之道也

屈奇 孔子之道之對也

率、和也。同塵也

子欲似之之所好明 示於彼不亦妄乎 此共無 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

諸庸此之謂以明 夫聖人無我者也故滑疑之耀則圖

異各安其所安衆人不失其所是則已不用於物而萬

物之用用矣物皆自用則孰是孰非哉故雖放蕩之變

屈奇之異委曲而從之守之 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

自用則用雖萬殊歷然皆明 德與日月齊其明故能

晦迹同允韜光接物終不眩耀群品咸感蒼生亦不矜

已以宰人而各域限於分內忘懷又順於萬物為是寄

於群才而此運心 今且直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

可謂聖明真知也 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曰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言無是非則不知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欲謂之類

則我以無為是而彼以無為非斯不類矣然此雖是非

不同亦固未免於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矣故曰類與不

類又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也然則將大不類莫若

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遣以之又遣之以至 疏 類者輩

於無遣然後無遣無不遣而是非自去矣 徒相似

之類也但群生愚迷滯是滯非今論主欲及彼世情破

茲迷執故假且說無是非則用為真道是故復言相

與為類此則遣於無是非也 雖然請筆言之 至理無

既而遣之又遣方至重玄也 與類故試 疏 嘗試也夫至理雖復無言而非言

寄言之 有始則 疏 此假設疑問以明至道無

者 有始則 疏 始無終此遣於始終也 有未始

有始也者 謂無終始 疏 未始猶未曾也此又假問有未

而一死生 疏 曾有始終否此遣於無始終也

與類不類也

三直遺也

是非之非未嘗有是非也

法二看無之法也  
靜明也虛曠也

有未始有父未始有始也者夫一之者未若不一而自齊斯又忘其一也

疏此又假問有未嘗有始也者斯則遺於無始無終也有有者有有則美惠是非具也疏夫

蒙森羅悉皆虛幻故標此有明即有体空此句遺有也

有無也者有無而未知無無也則是非好

無也者知無無矣而疏假問有未嘗有有未始有父未

始有無也者疏假問有未嘗有無不此句遺非非無也而自淺之深從兼入妙始乎有非終乎

非無是知離百非超四句明矣前言始終此則明時今言有無此則辨法唯時與法皆虛靜者也

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果孰無也此都忘其知者也亦乃俄

確新、明也

有實、幽闇也

有無、一也無明、無也

然始了無耳了無則天地萬物彼我是非豁然確斯也

疏前從有無之迹入非非無之体出有無之用而言俄者明即体即形俄余問蓋非懸遠也夫玄道窈冥真宗微效故体而用則非有無而有無用而体則有無非有無也是以有無不定体用無恒誰敢決定無耶誰能決定有耶此又就有無之用明非有非無

之体者也 今我則已有謂矣謂無是非即復有謂而未知吾所

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又不知所謂之有無亦乃蕩然無繼芥於胸中

也疏謂言也莊子從無言之理出有言之教即前請當之類是也既寄此言以證於理未知斯言定有言耶定無言耶欲明理家非默非言教亦非

無非有非學者執滯於文字故致此詞 天下莫大於

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

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

支以形相對則太山大於秋毫也若各執其性分物

其極則形大未為有餘形小不為不足苟各足於其性則秋毫不獨小其小而太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為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毫者也若其性足者非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故曰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未而太山為小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矣秋毫為大則天下無小也無小無大無壽無夭是以螻蛄不羨大椿而依然自得存鷄不貴天地而榮顏以足苟足於天然而安其性命故雖天地未足為壽而與我並生萬物未足為冥而與我同得則天地之生疏秋時獸生毫毛其又何不並萬物之得又何不一哉未至微故謂秋毫之未也人主在於機樞而自謂之鴻子太也夫物之生也形氣不同有小有大有大有壽若以性分言人無不自足是故以性足為大天下莫大於毫末無餘為小天下莫小於太山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毫末為大則

天下無小小大既余亦壽亦然是以兩儀雖大各足之性乃均萬物雖多自得之情唯「前明不終不始非有非無此則非小非大無天無壽耳

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

萬物萬形同於自得

其得一也己自疏夫萬物雖多道通為一  
一矣理無所言一既一矣理無所言  
既已謂之一

矣且得無言乎

夫名謂生於不明者也物或不能自明其一而以此逐彼故得一以正之既謂

之即是一矣疏 夫玄道冥寂理絕形聲誘引迷塗稱謂斯有言矣  
起故一雖玄絕而猶是名教既謂之一豈

言乎 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

而况其凡乎

夫以言言二而非言也則一與言為二矣一既一矣言又二之有二有二得二不謂

之三乎夫以一言言一猶乃成三况尋其支流凡物殊稱雖有善數莫之能紀也故一之者與彼未殊而志一

見於

者無言。疏 夫妙一之理，理非所言，是知以言而言，一者而自一。疏 而一非言也。且「一既」矣，言又言焉，有一有言二名斯起，覆將後時之二名對前時之妙一，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從「三」以往，假有善巧算曆之人，亦不能紀得其數而「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有適有况允支之類也。

夫一無言也，而有言則至。疏 自從也，適往也，支至理乎。况尋其未數，其可窮哉。疏 無言言則名起，故從無言以往，有言，言則至乎。三况從有言以往，有言，支流分派，其可窮乎。此明一切萬物本無名字，從無生有，遂至於斯。無適焉，曰是已。各止於其所。疏 夫諸法空幻，何獨無有，即非有有無，各數當體皆寂，即不從無以適有，豈復自有以適有邪。故無所借意於往來，曰循物性而已矣。

夫道未始有封。真然無疏 夫道無不在，所在皆無言，不在也。蕩然無際，有何封哉也。

有左一人手及于嬰

未始有常。彼此言之，故疏 道理，虛通，既無限域，故是非無定主。疏 言教隨物，亦無常定也。為是而有吟也。道無封，故萬物得悉其分域。疏 吟，界畔也。理無崖域，教隨請言其吟。疏 吟，假設問旨。有左有右。各異，左陽也，右巽，教必隨機，吟封不同，昇沈各異，故有東西，左右，春秋生殺。有倫有義。物物有理，倫理也，義，宜也。群物糾紛，有理有焉，萬事參差，各隨宜使者也。有分有辨。群分而辨，別也。飛走，雖眾，各有群分，物性萬殊，自隨類別矣。有競有爭。並逐曰競，疏 支物，愚彼我封執，而並逐。此之謂八德。畧而判之，疏 德者功，勝真對辨，是非也。有此八德，疏 用之名也。群生功用，轉變無窮，畧而陳之。六合之外，聖人存，有此八種斯則，我前所吟之義也。

目不及云爾心不及象耳不及云希且不及象

希夷希有

春秋不先傳言先王時代也法經世大道也口義史各之名也

典誥法也豈也

與堯舜也  
大禹也  
轍八去也  
轍一也

**而不論** 夫六合之外溘萬物性分之表耳夫物之性表雖有理存焉而非性分之內則未嘗以感聖人也故聖人未嘗論之若論之則是引萬物使學其

所不能也故不論其外而八珍同於自得也 疏命者謂天地四方也六合之外謂衆生性分之表重玄至道之鄉也夫玄宗用象出四句之端妙理希夷起六合之外既非神占所辨

所以存而不論也 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 陳其性

疏 六合之內謂蒼生所稟之性分夫芸芸取捨皆起素情尋貴根源並同虛有聖人隨其接感陳而應之既

月憑虛亦無可詳議故 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

下云我亦妄說之 不辨 順其成迹而擬乎至當之極 疏 春秋者時代也經

三皇五帝也誌記也史也述軒項憲章堯舜記錄時代以為典謨軌轍蒼生流傳人世而聖人議論利益當時

終不執是辨 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辨也者有不辨也 夫

非滯陳迹 物自分事自別而欲由己以 疏 夫理無分別而物有

分別之者不見彼之自別者也 疏 是非故於無封無域

之中而起有分有辨之見者此乃一曲之士偏 曰何也

滯之人亦何能割辨精微分辨於事物者也 疏 假問質疑

疏 發生義直 聖人懷之 以不辨為懷 疏 夫達理聖人真

藏物我包括是非枯 衆人辨之以相示也故曰辨 耳聖人無懷 疏 真會道故能懷

木死灰曾無分別矣 也者有不見也 不見彼之自辨故 疏 衆多之人

別稱也凡庸迷執未解虛忘辨所知不見於物豈唯故 辨己所知以示之 疏 即衆生之

不見彼之自別亦乃不鑒己之效道故云有不見也 夫大道不稱 付之自稱 疏 大道虛廓妙絕形名既非色

無所稱謂 聲故不可稱謂體道之人消



大辯不言也

六謙及智慧又  
後誠食也

聲亦疏妙悟真宗無可稱說故大仁不仁自存也疏毒

群品沉愛無心辟太廉不謙我也故無所容其謙盈疏

彼青春非為仁也太勇不枝無往而不疏

支之悟之人鑒達空有知萬境大勇不枝順故能無疏

幻無一可貪物我俱空何所遂議道昭而

險而疏我逆也內蘊慈悲外弘接物故能俯順道昭而

不往疏塵俗惠救蒼生虛已逗機終無逆道昭而

不道疏以此明彼疏明已功名炫耀於物言辨而不及

不能及疏不能玄默唯滯名言仁常而不成物無常疏

其自全疏華詞浮辨不逮深理仁常而不成愛而常疏

愛必疏不能志愛釋知玄向彼我而恒懷恩廉清而

不周疏惠每執親情欲効成功無時可見廉清而

不信疏激然廉清貪名疏敦然異俗卓尔不群勇伎而不

成疏伐逆之勇天下共疾疏捨慈而勇伎逆物情衆五者

國而究向方矣疏此五者皆以有為傷當者也不能止乎疏

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疏所不知者皆性分之外也疏

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疏若然都疏孰誰也天自然疏

國，崔云，五元及  
馬云，匡世郭云，國也

此者願處彼者日月  
馬云，匡世郭云，國也

卷之四

七

卷之四

七

注云至人心更無增損也大海百川入一壺也

毛潤漏水也列之云敏也

之言道不道之道以此積弊用茲通物者可謂於合於自然之府藏

注焉而不滿酌

焉而不竭

至人之心若鏡應而不藏故曠然無盈虛之變也

而不知其所由

來

至理之來疏丈巨海深宏莫測津際百川注之而不自然無迹疏蒲尾潤泄之而不竭体道大聖其義亦然萬機頓起而不撓其神千難殊對而不忤其慮故能囊括群有府藏含靈又辟懸鏡高堂物來斯照能照之

智不知其所由來可謂即此之謂葆光任其自明故照而志志而能照者也葆蔽也至志而照即照而志故能難蔽其光其光赫朗此結以前天府之義故昔堯問於舜

曰我欲伐宗膾胥敷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

於安位之道末

私故聽朝而不怡也將寄明齊上之理於大聖故發自怪之間以起對也

言在小國也

言鳩水長姚尚書重元德間云重瞳世也

疏

釋然怡悅貌也宗膾胥敷是堯時小藩三國號也南面君位也舜者顓頊六世之孫也父曰瞽叟母曰握登感太虹而生舜生於姚墟曰即姓姚生於鳩水亦曰鳩氏且有重瞳子曰字重華以仁孝著於鄉黨元聞其賢妻以二女封邑虞年三十掩百揆三十三受堯禪即位之後都於蒲坂在位四十年讓禹後崩葬於蒼梧之野而三國真賊既愆所以應源問罪謀事未定故聽朝不怡欲明齊物之一理故寄問於二聖

舜曰夫三子者猶存於蓬艾之間夫物之所安無陋也則蓬艾乃三子之妙處也若釋然何哉疏三子乃三國之君也言蓬艾賤草在鷄足以道遙况蕃國雖卑三子足以存養乃不釋然有何意謂也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夫重明登天六合不先而况德之進乎日者乎夫日月雖無私於照猶有被也所不及德則無不得也而

平

以人作爲作稀也

智權量

今欲奪蓬艾之顛而伐使從己於至道豈私哉故不殺然神解耳若乃物暢其性各安其安無遠近幽深在之自若皆得其極則彼疏進過也淮南子曰昔堯時十無不當而我無不怡也疏日並出焦木稼殺草木封稀長蛇皆爲民害於是堯使羿上射十日遂落其九下殺長蛇以除民害支十日登天六合俱照覆盆隱處猶有二小明而聖德所臨無幽不燭運茲二智過彼三光乃欲興動于戈伐令從己於安任之道豈曰私通者耶

**齧缺問平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疏齧缺許由也師王倪弟五

並堯時賢人也說此二人明於齊上言物情顛倒執見不同恣自是非他頗知此情是否曰吾惡乎

**知之**疏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而彼疏王倪答齧缺云我莫能相正故無所用其知疏彼我各有是非

是非遂成無主我若用知知彼我知還是子知子之所是非故我於何知之言無所用其知也

**不知邪**疏子既不知物之同是頗自知己之不知乎此從廉入妙次第窮實假託師資以顯深趣

**曰吾惡乎知之**疏若自知其所不知即爲有知疏若以知有知則不能在群才之自當疏知不知

不知還是知故重言於何知之還以不知答也然則物無知邪疏自無知物豈

無知疏都不知乃曠疏豈獨不知我亦乃者邪曰吾惡乎知之疏然無不在矣疏不知物唯物與我

內外都忘故無然乎疏其以不知故未敢疏然

猶雖然也既其無知理無所曰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說不可的當故嘗言也

**不知耶**疏魚游於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然自鳥觀之則

死而笑蛤蜊者乃以痛合疏彼物或此知而彼不知爲貴故所同之知本可正疏彼知而此不知魚鳥水

七

一家言為者鳥家  
魚者一家之實三篇及  
問鼎主

陸即其義也故知即不知不知  
即知凡庸之人誰知此理耶  
**庸詎知吾所謂不知**

**之非知耶** 所謂不知者直是不知  
疏 所謂不知者彼此不  
相通耳非謂不知也 且

**吾嘗試問乎汝** 已不知其正  
疏 理既無言不敢正據  
聊復及質試問乎汝 民

**溼寢則腰疾備死** 然乎哉木  
處則惴惴恂懼後猴然

**乎哉三者孰知正處** 此畧舉三者以  
疏 惴惴恂懼是恐  
迫之別名然牛

哉謂不知此也言人濕地臥寐則病腰膝備枯而死泥  
猶豈如此乎人於樹上居處則迫怖不安後猴跳躑曾  
無所畏物性不同便宜各異故舉此三者以明萬  
物誰知正定處所乎是知蓬戶金闈榮辱安在 民食

**芻豢麋鹿食薦蛆蛆其帶鴟鴞嗜鼠四者孰知正味** 此  
此

脚蛆郭註云似蝗大  
腹長角能食地

舉四者以明  
牛羊之食也故指  
牛羊云

偏狙首似犬身似猿

舉四者以明 芻草也是牛羊之類豢養也是犬豕之  
美惡之無主 疏 徒皆以所食為名也麋與鹿而食長薦  
茂草鴟鴞鳥便嗜腐鼠蜈蚣食蛇畧舉四者 後偏狙  
定與誰為滋味乎故知盛饌蔬食其致一者也

**以為雌麋與鹿交鱗與魚游毛嫱麗姬人之所美也魚**

**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

**之正色哉** 此畧舉四者以明天下所好之不同者也  
疏 不同者而非之則無以知所同之必是

後偏狙以為雌雄麋鹿更相交接泥鱗與魚遊戲毛嫱  
越主嬖妾麗姬晉國之寵嬪此二人者妹妍冠世人謂  
之美也然魚見怖而深入鳥見驚而高飛麋鹿走而不  
顧舉此四者誰知守內定是美色耶故知凡夫愚迷妄  
生憎愛以理觀察孰  
**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  
是非哉決卒疾貌也 王倪推也

天德被畜云變也

飲亂百酒者多供自何味  
也不定類也

辨難也

如夜遊云不悟也陰陽不測之神也

返戶故及戶名及

焚然哉亂吾惡能知其辨

夫利於彼者或害於此而天

無常故唯莫之辨而任

疏 夫物乃衆而未嘗非我故行

其自是然後蕩然俱得

利於彼為害或於彼為是則於我為非是以從彼我而

互觀之是非之路仁義之緒焚亂糾紛若彼歸之雜亂

既無定法吾何能知其分別耶

利害乎

未能效其不知故猶嫌至人

疏 畧缺由未悟彼

利害之疑請云予是至人應知利害必其不

辨迷闇若夜遊重為比難冀圖後谷之矣

人神矣

無心而無不順 疏 至者妙極之體神者不測之用夫聖

辨豈得以各言心

慮即度至人耶

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

夫神全形具而體與物冥

故蕩然無量

疏 五東也原澤焚燎河漢水凝雷霆奮發

未兆體與物冥水火既不為災風雷詭能驚駭猶

如此也虛淡無心方之雲氣蔭庇群品順物而行

者乘雲氣

非我動也 疏 有晝夜而晝夜之可分

處順安時無死生之能異而控馭

而遊乎四海之外

無其知而任天下之自

疏 動寂相即真應一時端坐

為故馳萬物而不窮

而况利害之端乎

死生無變於已

愈不足 疏 夫利害者生進之損益耳既死生為晝夜乘

本文三言一上云云トカカ仙術ヲモ得ト云フニ向テカカ

以介意 變化以遊遊况利害於死生曾何足以及介意

瞿，其俱又首立也

○長梧子本云居長梧，王因以為名，崔云名丘，簡文云長梧封人也。

茫然無心貌也

請益言師絕言意問云也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夏於

務務自來而理自應。疏：務猶夏也。諸於也。瞿鵲是長梧

耳。非從而事之也。弟于故謂師為夫子。体道聖人

志懷真物雖涉事有而不以為務。混迹俗塵泊然無心。豈措意存情。從於夏物。瞿鵲既欲清蓋是以迭苦之所

聞者。不就利不違害。無所避就。疏：違避也。体窮通之闕。

推理直前而不喜求。求之不喜。疏：妙悟從遠也。故物求無所避就也。直取不怒。疏：之而不作喜矣。

不緣道。獨至。疏：支聖智凝湛照物無情。不將不迎。無生者。無謂有謂。有謂無謂。凡有稱謂者皆非吾所謂也。彼

也。無謂。謂言教也。支体道至人。虛黃寂絕。從本降迹。感也。疏：而遂通故能理而教無謂而有謂。教而理有謂。

而無謂者也。而遊乎塵垢之外。九非真性皆。疏：和光同塵。塵

在賢俗之中而心自。遊於塵垢之外者也。夫子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

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疏：孟浪猶尋畧也。奚何也。若如也。向所謂不緣道等

乃窮理盡性。瞿鵲將為妙道之行。長悟用。作尋畧之談。未知其理如何。以為是。長梧子曰是

皇帝之所聽瑩也。而在也。何以知。疏：聽瑩疑惑不明。之貌也。支至道

深玄。非名言而可究。雖復三皇五帝。乃是聖人。而詮辨

至理。不盡其妙。聽瑩。至竟疑惑不明。我是何人。猶能曉

了。本亦有作黃。且汝亦太早。計見。邪而求。時及見。彈而

末。鴟。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極。循而直往。則冥然自合。非所言也。故言之者。孟浪而聞之者。聽瑩。雖復

徐或真或或或或或

浪如徐徐云云云云云

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

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

略也。崔云不精要之

事畧不就利以下之

行下云云

吾子指長梧云也

丘長梧各一

皇字本黃書軒較黃

帝可心得也

鴟子猶及言馬泉鳩

黃帝猶不能使萬物無懷而聽望至竟故聖人付當於塵垢之外而玄合乎視聽之表照之以天而不遊計放之自亦而不推明也今瞿鵲子左聞孟浪之言而便以爲妙道之行斯亦無異見死而責司晨之功見彈求鴉矢之實也夫不能安時處順而探變求化當生而慮死孰是以辨非皆逆計之徒也疏鴉即鴟鳥賦者也大小如鳴鷄而以班鳩青綠色其肉甚美堪作羹炙出江南外然有生鷄之用而卵時不能司晨彈有得鷄之功而彈時未堪爲炙亦猶教能詮於妙理而教時非理今瞿鵲總聞言說將爲妙道此計用之太早

予嘗爲汝妄言之言人則孟浪也汝以妄聽之奚若聽妄言復爲太早計予我也奚何也夫至理無言言也故亦妄聽之何也疏則孟浪我試爲汝妄說汝亦妄聽何如亦言奚者即向之聲也旁日月挾宇宙以死生爲晝夜旁日月之喻也以萬物爲一體挾宇宙之喻也

旁薄華及徐共多可馬云依也崔本作誘挾下牒及崔本亦誤說參云舟與亦極震曰曰

物爲二體挾旁旁依附也挾懷藏也天地四方曰宇往宇宙之辭也疏來今古曰宙冥理聖人忘物忘我既而囊括萬有冥一死生故郭注云以死生爲晝夜爲其昭旁日月之喻也以萬物爲一體挾宇宙之喻也

滑徐音音向云汨余未定之謂崔本作縱疏中又云繩也

合置其滑滑以隸相尊以有所幾故尊卑生焉而滑滑紛亂莫之能相正各自是於一方矣故爲昭然自合之道莫若置之勿言委之自亦也昭然無波際之謂也疏也蓋賤稱也夫物情顛倒妄執尊卑今聖人欲以此感爲昭然合同之道者莫若滑滑亂昏雜隨而任之以隸相尊一於貴賤也

衆人役役馳騫是非之境也聖人愚菴愚菴然無知而直往貌也疏

役役馳動之貌也愚菴無知之貌凡俗之人馳逐前境勞役而不息休道之士忘知廢照菴然而若愚也

徐徒奔及郭治本及同馬云澤也今察崔崔云厚貝也或云東也李云又倫又

脂本或作脂音徐徐或作李誠粉又無波際之類司馬云合也向音唇也云若兩唇之相合也

修勅律及

編 本依編律於憤及郭於本及李於國多積也

參萬歲而一成純純者不雜者也夫舉萬歲而參其形林心而去彼就此唯大聖無執故茫然直往而與變化為一變化而常遊於物者也故雖參稊億載千殊萬異道行之而成則古今一成也物謂之而然則萬物一然也無物不然無時不成斯可謂純也 聖人者與一儀合其德萬物同其體故能隨變化與世相冥雖復代歷古今時經夷險參雜塵俗千殊萬異而淡然自若不以介懷抱

萬物盡然無物不 而以是相一精純當居妙極也

蘊蘊積也積是於萬歲則萬歲一是也積然於萬物則萬物盡然也故不知死生先後先後之所在彼我勝負之所 疏蘊積也夫物情封執為目已久是以橫論萬如也 物莫不我然彼不然堅說古今悉皆自是他不是雖萬物之多古今之遠是非蘊積未有休時聖人順世秀隆動而常寂參稊億載而純一粲然也

說音悅註同 惡音鳥上聲平聲同

焉於慶之

篋 本亦依篋起在及音床司馬云篋淋安林也崔云篋方也一云正林也

予惡乎知悅生非惑邪死生一也而獨悅生欲與其變化相背故未知其非也 疏夫鑑錡萬物未始不均變化死生其也 理唯一而獨悅生惡死非惑如何

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死而失其故居名為弱喪夫弱喪者遂安於所 在而不知取於故鄉也焉知生之非夫弱喪焉知死之非夫還取而惡之哉

疏弱者弱於喪年遭亂喪失乘梓遂安他土而不知取謂之弱夫從無出看謂之為生自有還無謂之為死遂其戀生惡死豈非弱喪不知

取邪 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箝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

一生之內情變若此當此且則不知彼况夫死生之變惡能相知哉 疏昔秦穆公與晉獻公共伐翟之國得美

注子內篇齊物

世



女一玉環二秦取環而晉取女即麗戎國艾地守封疆  
人之女也匡正也初去麗戎離別親戚懷土之戀故涕  
泣洟襟后至晉邦寵愛隆重與猷公同方床而燕處  
進牢饌以盈厨情好既移所以悔其先泣一生之內  
情變若此况死生之異何能知哉  
莊子寓言故稱猷公為王也耳  
予惡乎知死死者不

悔其始之慚生乎  
生之日未  
生之意也  
也 疏 慚求也麗姬至晉悔其先泣  
焉知死者之不却悔初始在

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留猶  
此寤寐之事變也事苟變情亦異則死生頓不得同矣  
故生時樂生則死時樂死矣死生雖異其於各得所願  
一也則 疏 夫死生之變猶夢覺之異耳夫夢覺之事既  
何係哉 疏 殊故死生之情亦別而世有覺凶而夢吉亦  
何妨死樂而生憂耶是知

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  
由此觀之

當死之時亦不知其  
死而自適其志也  
疏 方將為夢時不知夢之是夢亦  
猶方將處死之日不知死之為  
死各適其志

夢之中又占其夢焉  
夫夢者乃復夢中占  
其夢則無以異於寤

者覺而後知其夢也  
當所遇無不足也何  
疏 夫人在樂  
為方生而憂死哉 夢之中謂

之真實亦復占候夢想思度吉凶既覺以後方知是夢  
是故生時樂生死時樂死何為當生而憂死哉

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  
夫大覺者聖人也大覺  
者乃知夫患慮在懷者

皆未  
夫擾擾生民芸芸群品馳騫有為之境皆迷大  
悟也 疏 夢之中唯有存道聖人朗然獨覺知夫患慮  
在懷者皆

而愚者自以為覺故竊竊然知之君子牧羊  
未寤也

回哉  
夫愚者太夢而自以為寤故竊竊然以所好為君  
上而所惡為牧圉欣然信一家之偏見是可謂固

竊然司馬平一借  
察也  
牧羊自  
牧羊在木作履文云破  
強羊自

譚毛龍曰與誰同

中音的至也  
詭乃妄及異也

論賒遠且暮遇言心三  
千十即丁心也遠感候

陋夫物情愚惑暗若夜遊昏在夢中自以為覺竊之  
也然議專所知情之好者為君上惡者同牧圍以此  
為情懷可謂固陋  
牛目牧馬日圍  
丘也與汝皆夢也未能忘言而神解故非大覺也

疏丘是長梧名也夫照達真原猶  
稱為夢况愚徒羈縻豈有覺哉  
予謂汝夢亦夢也

即復夢中之占夢也夫自以為夢  
猶未寤也况竊竊然自以為覺哉  
疏夫迷情無覺論夢  
還在夢中聲說非

真妙舟猶居言內是故夢中占夢夢所以皆空言內試  
言言所以虛假此託夢中之白夢以結孟浪之譚也

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夫非常之談故非常人之所知故謂之弔詭弔當卓詭而不識

其懸夫舉世皆夢此乃女談非常之言不顧於俗  
解也弔當卓詭駭異物情自非清通豈識深遠哉  
萬

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言能蛇然無

而文同死生且世萬年而一逢大聖知三界悉空四  
者至希也  
疏生非有彼我言說皆在夢中如此解人

甚為希遇論其餘位是且暮  
逢之入二十九年為一世  
既使我與若弁若勝我

我不若勝而果是也我果非也耶若而皆汝也若不勝汝也耶假問之

辭也夫是非彼我舉体不真倒置之徒妄為臧否假使  
我與汝對爭汝勝我不勝汝勝定是我勝定非也耶

固不  
可也  
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而果非也耶若而皆汝也

疏假令我勝於汝汝不及我我決是也汝定非邪各執偏執未足可依也  
其或是也其或

非也邪不定也我之與汝或是或非彼此言之或  
其

俱是也其俱非也邪俱是則無非俱非則無是  
我與

故是非彼我自妄情也

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黷闇吾誰使正之

不知而後推不

見而後弁弁之而不足以自信以其與物對也弁

對終自黷闇至竟莫能正之故當付之自正耳也

二人各執偏見咸謂自是故不能相知必也相知已之

所非者他家之是也假令別有一人遺空臧否此人還

有彼此亦掩不離是非各執妄情掩成闇惑心必懷愛

此見所以黷闇不明三人各執使誰正之黷闇不明之

謂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

疏 既將汝同見則與汝不殊與汝不殊何能正定此覆釈第一句

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

惡能正之 同故是之耳 疏 注云同故是之耳未足

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

耳亦不 疏 既異我汝故別起是非別起是

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

有非之者也非若信非則亦無緣復有是之者也今是

其所同而非其所異異同既具而是非無主故夫是非

者生於好弁而休乎天均 疏 彼此曲從是非兩順不異

付之兩行而息乎自正也 疏 我汝亦何能正之此解第

四句 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各自正耳

天倪者音佳徐音讀郭音  
五底之字也分也惟云或  
係音高際也班固曰天

注子內篇齊物第二

此五

所以三人四句不能正之故假設論端託為問答和以自然之分令歸無是非天倪之義次列於下文

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

無弁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辨是非然否彼我

更對故無弁無弁故和之以天倪安疏弁別也夫是非其自然之分而已不待彼以正此然亦出自妄情

以理推求舉體虛幻所是則不是然則不然何以知其然耶是若定是是則異非然若定然然則異否而今此

謂之是彼謂之非彼之所然此以為否故知是非然否理在不殊彼我更對妄為分別故無弁也矣化聲

之相待若其不相待是非之弁為化聲夫化聲之相待俱不足以相正故曰若不相待也

疏夫是非彼我相待而成以理推尋待亦非實故變化聲說有此待各名既不真待便虛待待即非待故知

衍

不相待者也 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行所以窮年也和之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尋斯以往則是非之境自泯而性命之致自窮也疏任也窮盡也和以自然之分所以無是非任其無極之化故能不滯不著既而處順安時盡天年之性命也忘年忘

義振於無竟故寓諸音夫忘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於音是非是非死生蕩而為一所以至理也至理暢於無極也疏振暢也竟窮也寓音也夫年故寄之者不得有窮也疏有生之所稟也既因於生死所以忘年也義者裁於是非也既於是非所以忘義也此則遺前知是非無窮之義也既而生死是非蕩而為一故能通暢妙理洞照無窮亦無無窮之可暢斯又遺於無極者也

因兩問景曰曩

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因兩景外

無

之微 **䟽** 謂兩景外之微陰也曩昔也何也特獨也莊子  
 陰也 **䟽** 寓言以暢玄理故寄景與罔兩明於獨化之義  
 而罔兩問景云汝向行今止昔坐今起然則子行止  
 坐起制在於形唯欲隨逐於他都無獨立特操者何  
 耶 **影曰吾有待而然者邪** 言天機自尔坐起無待待  
 待而獨得者孰知其故而

責其所 **䟽** 夫物之形質咸稟自然事似有自理在無待  
 以哉 **䟽** 而形影非遠尚有天機故曰萬類參差無非  
 獨化 **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 若責其所待而尋其所由則  
 者也 **䟽** 尋責無極卒至於無待而獨  
 化之理 **䟽** 影之所待即是形也若使影待於形形待造  
 明也矣 **䟽** 物請問造物復何待乎斯則待無窮乎乎無  
 待 **吾待蛇蚺蝮翼邪** 若待蛇蚺蝮翼則無特操之所由未  
 也 **䟽** 為難識也今所以不識正由不待  
 斯類而獨 **䟽** 昔諸講人及郭象注意皆云蚺是蝮下  
 化故耳 **䟽** 齟齬者也蝮翼是蝮翅也言蛇待蚺而

待 **䟽** 蝮持翼而飛影待形而有也蓋不然乎若使待翼  
 而飛待足走飛禽走獸其類無窮何勞獨舉蛇蚺類  
 引為譬耶今解蚺者蛇脫皮也蝮翼者蝮甲也言蛇脫  
 曰皮蝮出新甲不知所以莫弁其然獨化而生蓋無待  
 也而蛇蝮二虫猶脫皮申穉異於諸物所以引之故外  
 篇云吾有待蛇蚺蝮甲耶是知形影之義與蚺申無異  
 者 **䟽** 世或謂罔兩待影影待  
 也 **䟽** 形形待造物者請問夫  
 造物者有邪無邪無也則胡能造物哉有也則不足以  
 物象形故明乎象形之自物而後始以可與言造物耳  
 是以涉有物之域雖復罔兩未有不獨化於玄冥者也  
 故造物者無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無所待焉此  
 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曰形景俱生雖復玄合而非待  
 也明斯理也將使萬物各及所宗於体中而不待平外  
 外無所謝而不待平外外無所謝而內無所務是以誘  
 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今

郭注莊子  
天作魚

罔兩之曰景猶云俱生而非待也則萬物雖聚而共成乎天而皆歷然莫不獨見矣故罔兩非景之所制而景非形之所使形非天之所化也則化與不化然與不然從人之與由已莫不自余吾安識其所以哉故任而不助則本末內外暢然俱得泯然無迹若乃責此迹因忘其自余宗物於外喪主於內而愛尚生矣雖欲推而齊之然其所尚已存乎

**疏** 夫待與不待然與不然天機自胸中向夷之得有哉

**疏** 張莫知其宰豈措情於尋責而思慮於心

**莫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

**快** 得意悅

**疏** 栩栩然栩栩然貌也喻曉也夫生滅交謝寒暑豫而行

**疏** 逆遷蓋天地之常萬物之理也而莊生揮明鏡以照燭沈上善以遨遊故能託夢覺於死生寄身他於物化是以夢為胡蝶栩栩而適其心覺乃莊周遽遽而暢其

**不知周也** 方其夢為胡蝶而不知周則與殊死志也

不異也然所在無不適志則當生而

係生者必當死而亦死矣由此觀之知夫在生而哀死者誤也

**疏** 方為胡蝶時

之知夫在生而哀死者誤也

**疏** 分明快意適情

悅豫之是其只言是蝶豈識

莊周死不知生其義亦介

**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

而言故稱覺耳

未必非夢也

**疏** 遽遽驚動之貌也俄頃之間夢罷而

莊子內篇齊物論

第七

**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

未必非夢也

**疏** 昔夢為蝶甚有暢情今作莊周亦

以明今之百年非

假寐之夢者也

**疏** 言適志是以覺夢既無的當莊蝶

豈辨真

**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

夫覺夢之分無異於死

**疏** 既覺既夢有蝶有莊乃

適志由其分定

**此之謂物化**

非由無分也

夫時不暫停而今不遂存故昨日之夢於今化矣死生之變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間哉方為此則不知彼夢為胡蝶是也取之於人則一生之中今不知後麗姬是也而愚者竊竊然自以為知生之疏夫新新變化物物可樂死之可苦未聞物化之謂也遷流譬彼窮指方茲交臂是以周蝶覺夢俄頃之間後不知前此不知彼而何為當生慮死妄起憂悲故知生死往來物理之變化也

莊子注疏卷第二

桂岩主筆

五  
册

申  
五  
册



